

敬

孚

類

藁

敬孚類藁卷五

跋

桐城蕭穆敬孚

跋方望溪先生朱子詩義補正

望溪先生所著諸經自刊行十餘種外尚有刪訂通志堂宋元經解及朱子詩義補正晚年與甯化門人雷副憲鉉手書自謂三十年精力皆在崑山經解諄諄以身後之事爲託尤於此書三致意焉然其書今世竟無傳本朱子詩義補正先生門人高密單作哲曾爲編次刊於家塾咸豐初年邑人戴孝廉鈞衡稟先生文集合肥徐孝廉子苓曾寄單氏原刻本屬爲重刊以資用不足而罷吾友徐君宗亮家有藏本丙寅夏乃得借觀之凡兩冊八卷其說魯頌以成王賜伯禽以天子禮樂周秦以前赫然暴見之書未有及此明堂位乃劉歆所僞作以爲王莽受尤

錫踐阼臨羣臣之證者不足徵信乃據詩及春秋左氏傳斷以  
僭用天子之禮樂自僖公始又以程朱所以未易舊說以史記  
魯世家亦載成王有命今觀魯世家篇中所載周公事詞議皆  
蒙混支贅與王莽傳中所載誥諭如出一手與史遷之文絕不  
相類又風雷之感明著於尙書世家乃云周公卒後成王始發  
金縢命魯作文王廟得用天子禮樂公孫祿數畝之罪所云顛  
倒五經使學士疑惑此尤其顯者今以先生之說詳之皆屬有  
見其他所解簡略而不失之疏漏博辨而不遁於支離信有功  
於詩學矣是書既未顯於世因錄副本他日當託同好者重彙  
之與所著三禮春秋等經並傳焉

跋日本舊槧春秋經傳集解

此書余於戊子冬日在日本書肆所得偶閱昭公二十年衛侯

賜北宮喜諡曰貞子賜析朱鉏諡曰成子杜注皆死而賜諡及墓田傳終而言之卽此一章知其確係據北宋以前精本所刊遠勝王厚齋羅大經所見宋本之上蓋此章之注宋元以來刊本無有不作皆未死而賜諡及墓田者故王羅二公皆以爲古人有生而賜諡之證試思杜注果作皆未死而賜諡及墓田則下文傳終而言之句作何解講以此知古人讀書其精到之處固非今人所易及而有時出於鹵莽粗疏得一異文不憚曲爲之解不顧上下本來之貫通與否亦了無以異於今之目睫好奇之人此本精善之處當不僅此容當細讀而標出之己丑正月記

近聞黎君庶昌拙樽園集有跋日本所刊宋嘉定本春秋經傳集解所記與此本頗合惟中縫皆有刻工名及附經傳識異四

葉末署官銜五人及另一葉之跋此本均無之豈黎君所得之本爲嘉定丙子刊本此本又另據一北宋本遠在嘉定刊本之前邪他日見黎君當持此本以質之庚寅七月記

辛卯春黎君由日本歸相見滬上持此本及論語集解趙注孟子相質據云此皆據北宋精本擺板印成之當在中國元明之間然五經皆有不僅此也前出使時皆搜得之今不易覓矣記此他日儻重到日本更當訪求詩書易禮各經庶幾或遇之倩江浙間官書局仿刊之當遠勝相臺岳氏刊本之上蓋岳氏刊本實非北宋精本也辛卯七月記

跋日本舊葉論語集解及趙注孟子

此論語集解與趙注孟子亦戊子冬得於日本書肆偶取彼國所刊津藩有造館本及黎君庶昌所刊正本相校字句又時有

異同大致與朱文公集注本相合者爲多其他異文有同於津  
藩本有同於正平本亦間有與兩本不同者黎君旣以津藩正  
平兩本校其與集注本之同異附注於文集跋論語集解文後  
暇時當以此本之同異參兩本合校而標錄之此本雖無序跋  
可考亦確爲日人據一古本而刊之非日人所能僞爲也又趙  
注孟子亦爲舊藁本觀其行者有裹囊也句囊不作糧亦確據  
北宋最精本亦或彼國舊傳卷子寫本重刊之趙注每章後卽  
附章指乃中國傳本所未有注文亦頗有同異往往彼本較爲  
詳晰者他日照刊庶幾趙注真本面目猶存焉辛卯七月記

跋孫莘老春秋經解

曩聞長老云王荊公欲釋春秋見莘老之書出自度不能勝之  
乃詆春秋爲斷爛朝報蓋以明己不屑爲此也余嘗疑之此言

不出荆公自記他人何由而知之卽荆公果有此嫉妒之心則詆孫氏本書足矣何至狂妄並詆聖經哉後來閱安溪高安兩元老之集均有引目春秋爲斷爛朝報之說爲荆公罪余終以不知荆公此說從何而來乃徧考宋史及宋人說部諸書均無有及此語者蓋荆公之爲人只行新法一事實爲剛愎自用萬無可解至其經術湛深文筆超峻實不愧爲一代宗師而於文學一道又極虛心兼之愛才亦萬不能掩其所長何以言之荆公嘗釋幽風八月剝棗釋爲剝皮養老之義後至鍾山訪人其家以撲棗對荆公問何謂撲棗其人引幽風八月剝棗以對荆公乃恍然大悟卽自改其說以從之又嘗與郭功父會食忽有一僧投刺自稱詩僧義了請見功父止之以何物禿奴敢在公前稱詩僧必狂夫也公曰姑見之何害及見請公命題賦詩公

慮其有夙作正擬議間適有肩沙子者至公卽以沙子命題此  
僧只成五言絕句二十字荆公輒爲歎賞不置可見荆公於學  
問一道平易近人如此又考荆公於羣老而忌之又何至兼忌聖經  
於他人有才尙不之忌何獨於羣老而忌之又何至兼忌聖經  
哉近見孫氏春秋經解有周麟之一序乃知此說出自周麟之  
孫氏之書在宋人說經中亦爲佳製然以荆公之才識說經本  
領言之使其當日爲此識義當出係氏之上考荆公說經之書  
與其子雱同撰者有書義詩義自著者有周禮新義十六卷又  
有鄭宗顏輯其字說補爲考工記解二卷易解二十卷洪範論  
一卷春秋左氏解十卷雜說十卷其他著余所未詳者想尙有  
之卽其爲春秋左氏解論之其尊春秋可想而知矣考羣老之  
年少於荆公七歲荆公以哲宗元祐元年卒年六十六羣老以



元祐五年卒年六十二其成此書未詳何年若成於晚歲則荆公似尙未見又考周麟之爲人本爲淺陋欲尊崇孫氏之書或者習聞荆公之弟子陸佃龔原嘗治春秋各有撰述凡遇疑義輒以爲闕文荆公笑曰闕文如此之多則春秋乃斷爛朝報矣此語蓋戒二子著書凡遇疑義只當存之不宜歸咎原書之有闕文耳此正荆公尊經之至意非詆春秋爲斷爛朝報也麟之遂因此附會而序孫氏之書後來大儒如安溪高安兩元老亦漫不加察遂深信荆公真有嫉妒孫書之意而爲不經之論此則惡而不知其善者之過也

### 跋爾雅臆辨

爾雅臆辨十四卷凡六冊前後無序跋卷首有綱領十七葉全部皆朱絲欄鈔本書法秀潤每卷均題曰古革周道遵述凡漢

晉以來至國朝乾嘉間諸家之說有關爾雅者均見徵引而邵氏晉瀾之說采錄尤夥篇中多先設問語或引諸家之說或自案古籍折中而解晰之大抵能穿穴經傳條貫融洽博引而不失之繁碎簡明而不失之疏略蓋乾嘉間一老學者爲之惜未詳其事跡及他著述也惟棲霞郝氏懿行之義疏未見采錄蓋此君與郝氏同時之人郝書行尙未及見之耳此本爲蘇人吳榮齋攜以見示云上海某茂才託售因索值過昂力不能及乃留案頭展玩數日并漫書數語而歸之儻得流傳於好古之君子有力爲之表彰是則余之大願矣丁丑六月

跋宋本孔氏家語

孔氏家語世推汲古閣毛氏刊本最善乃求汲古本原刻讀之知其所據者爲北宋蜀本大字乃東坡先生家藏者意其原槧

未必尙在人間同治初友人姚世培有舊藏本託友人姚伯厚出售伯厚旋攜此書過余齋余因與商留余所因致資於世培得之卽毛氏舊藏宋槧大字本也凡五巨冊據毛子晉及其子毛扆跋云購之吳興賈人二卷十六葉皆蠹蝕未爲完書崇禎丙子秋南都應試而旋汲泉於惠山之下偶登酒家蔣氏樓頭見殘書三冊亦大字宋槧王注恰是前半部購歸倩善書者用宣紙互爲補抄遂成雙璧後酒家本爲錢宗伯所奪亦燼於絳雲之火而此本獨存云云蘇文忠公云蜀本大字最爲善本此本字畫古健似顏柳古香襲人洵爲至寶上有東坡居士折角印章兩方細閱字畫缺筆間有避南宋帝王嫌名者似爲南宋刊本抑或爲北宋蜀中刊本至南宋時重印特將南宋主嫌名補剞版片印行之而東坡居士兩印章當是宋元間好事者爲

之也此書有良藥苦於口而利於病毛展云借得小字宋本參

校至六本篇

見第四卷

小字本作良藥苦於口而利於病此本獨作

藥酒及讀鹽鐵論

見第五卷

亦同益證此本之善余以爲是本之善

不必在此史漢張良傳又皆作毒藥苦口利於病大抵古語相傳各有所本義皆可通不必以此本偶同鹽鐵論卽以爲善也當錢氏毛氏好藏古籍而錢氏身前卽付之絳雲一炬毛氏之書散佚雖在身後而身前多爲刊本行世至今益爲藝林所重尙留此古籍於人間裝潢如新忽爲鄙人有之他日當傳校數本公諸同好庶幾毛氏當日勤搜古籍之至意至今尙被澤於無窮也

再跋宋版孔氏家語

聖夫人俗本均作开官氏近世錢辛詹少詹以爲明人刊家語

誤并爲开後來刊宋史者轉依誤本校改沿譌者三百餘年又引漢韓勅造禮器碑及宋祥符中封鄆國夫人制詞句容廟學元至順元年加封號制石刻宋版東家雜記元版孔庭廣記均作并官氏以明之似足以正近本开官之失今按安刻蜀本大字孔氏家語作上官氏乃宋元以來所刊古書所未有亦未見近代諸家之記載乃僅見此宋槧者錄此以備異聞容當再攷古碑刻及宋元槧書以詳之

跋影槧宋槧孔氏家語

余早年讀孔氏家語乃毛氏汲古閣刊本後來稍知考較古書版本玩毛氏跋尾知其所據乃宋蜀槧大字本竊意原書未必尙在人間同治初年邑人姚伯厚過予艸堂行囊有一巨冊發之乃毛氏舊藏宋蜀槧大字孔氏家語原本也詢所由來乃友

人姚世培家舊藏今將託售先以末冊毛氏跋文爲證余大喜過望卽以此冊留下旋至世培家歸其欲售之資乃將前四冊攜歸居然爲寒家插架之冠矣三十年來遨遊四方嘗以此書自攜行笥徧示同人互爲喧傳海內藏書家莫不知毛氏宋槧孔氏家語今尙在寒家也光緒乙未秋余以校刊劉海峰先生歷朝詩選外聞諸公助資不給因與世交貴池劉聚卿觀察世珩相商權以此書代質得重資以濟聚卿今欲公諸同好倩善書者將原本影寫一部選良工照刊其表章古籍宅心仁厚雅意眞所罕見也又予二十年前在上海廣方言館與新陽趙靜涵元益同事趙君好藏古書一日出示道光閩吳門陸儼所錄惠半農陸敕先兩家校閱孔氏家語舊刊本陸君又得錄乾隆間邵北厓太史泰假其友人徐曉亭學博以北宋精本校勘毛

氏汲古閣刊本增損數十字並其卷第先後亦爲改正予又知兩宋刊本各有所據亦各有優絀屢欲以惠陸邵徐合校本且旁采古書有涉此書者別爲札記以餉讀毛氏刊本者而人事紛紜久未能讐聚卿舊亦有此志今旣以景宋本廣惠藝林因以舊錄惠陸諸家校本付之兼爲札記以餉同志可也

跋四明萬氏明鑑舉要

余舊閱鄞縣志詳考萬氏一門著述知管村先生言有明鑑舉要一書尙未行世又以萬氏諸老未刻稿本均在其從弟九沙太史經書樓晚年不戒於火悉化灰燼度此書今未必尙在人閒矣乃十六七年前余在上海洋廠書肆有杭州書賈持管村先生此書原本出售其書凡五十卷訂三十巨冊萬公歿後經應潛齋徵士搗謙及其叔父季野處士斯同從弟九沙太史先

後校勘刪補應公功力尤多末有手墨一行戊申元月三日統  
校閱改正畢共視十有九月矣應撫謙記二十三字卷後又有  
杭堇浦侍御手跋乃知此書爲九沙先生之子承天託杭公收  
存藉有力者梓行於世又度杭公後來亦未能踐約歿後藏書  
漸漸分散此書不知幾經流轉尙在杭州書賈索直洋銀百元  
余一時無力未能假貸成之欲借讀數日書賈以急於回杭遂  
未及閱其大略知管村先生康熙間曾聘入明史館爲纂修官  
值明代羣書大備之時又有家學淵源其書又經應公及季野  
九沙兩先生校勘刪補必有遠勝於近代吳門陳鶴姑孰夏變  
二家之作者惜余當時知識昏瞶不能及時勉力得之也惟杭  
公跋文當時曾匆匆錄下此跋雖未載道古堂文集然確爲杭  
公手畢無疑今久疾初起偶檢行匣得杭公此跋因追記此書



原委俾藝林知萬氏此書尙在人間他日有留心明代史事者尙可在江浙間訪求得而刊之茲將杭公跋文附錄於後

四明萬季野先生伯兄祖繩先生之子管村先生言康熙初聘入史館纂修明史因忤貴臣出令五河罷官論罪其子西郭狂走數千里哀金論贖乃得歸鄉里窮年鍵戶編纂明鑑舉要一書其卒也未及校讐也應徵士潛齋先生參補校閱歷時二年而全書始畢其後季野重爲參訂及九沙先生經歸自貴陽學使任復於是書缺者補之繁者芟之乃成有明一代之信史惜乎力無能刊也書中潛齋用硃筆季野用墨筆其黃筆乃九沙也九沙之子承天以是書歸余欲資有力者梓行於世因述其顛末如此乾隆戊寅冬堇浦記

跋方望溪先生所傳錄歸震川史記標錄

震川先生圈識史記當時未有刊本余所見今世傳錄者十餘本各有同異最後得鄉先達張晴嵐閣學若靄所錄方望溪先生家別有藏本只丹黃兩色圈點並無紅藍墨黃等擲圈點亦校今世所傳之本特爲簡明而晴嵐閣學此本仍先錄震川先生詳明之本與所圈識史記例意一一相合又參之同時葉花南劉海峰姚南青三先生所傳錄之本各記其所有同異之處余旣照張閣學所錄兩本藏之家塾時時玩讀之又知望溪先生生平圈識其所著諸經及其文集提綱揭要大抵皆祖震川先生標錄史記簡明之本據前輩相傳震川先生生平特好左氏太史公之書丹鉛甲乙無慮十數本意此簡明之本乃其晚年所爲年邁學深識益超卓故有此標錄乃近世絕有者也宜望溪先生特爲錄存畢生著作均取法於此余之錄此副本也

時盲風劇雨日夕交作丹黃俱下不覺沍寒逼人未嘗不頌前賢遺澤流被無窮也

跋顏師古漢書注

唐顏師古漢書注本昔人稱爲班孟堅忠臣其叔父顏游秦曾著有漢書決疑十二卷故世有大顏小顏之稱然大顏之書今無傳本而小顏之書盛行於世昔人又有謂多掩他人之說以爲己說又王勃九歲讀漢書顏氏注卽知其有誤駁正多條今案其書敘例所列引用二十三家之外又有引樂產王楸胡公獨未見引其叔父之說意大顏之書尙未行世師古此書之注又係奉詔爲之其著書本領實在其叔父之上大顏所見亦小顏所及見之故未便引其叔父之說耳大顏之注尙有見於司馬貞史記索隱如高祖本紀中之楚歌孝文本紀之中大夫令

勉封禪書之五百歲當復合平準書之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並爵得至樂卿張釋之列傳之錮南山李將軍列傳之莫府衛將軍驃騎列傳之剽姚司馬相如列傳之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並蓋號以況榮貨殖列傳之適齊爲鴟夷子皮凡十一條所引大顏之說皆精密今取小顏注本案之此十一條皆散見高紀文紀郊祀志食貨志李廣衛青霍去病司馬相如貨殖等傳中悉作師古曰不過行文有詳略不一雖此諸條卽無大顏之注小顏亦必能之但小顏之注體大思精凡前人之說有與己意相合卽刪潤成之不復一一細爲區別耳是則前人以爲多掩取他人之說以爲己說亦不得謂之無因云

跋方息翁漢書辨注

鄉先輩方扶南先生名世舉以詩鳴於雍正乾隆之間生平讀

古書均有評論。嘗於本書上下左右本行已滿。則加別紙條記之所成之書。余已詳著於傳漢書辯注四卷。當日有袖珍刊本。余未之見。同治癸亥春。偶於友人徐椒岑家得見。先生手批漢書全部於漢書本文提綱提要。既各爲標錄。凡顏氏及所引各注有非是者。直加墨擲。卽以已評標於本行上下。乃知先生當日成漢書辯注一書。卽以此本爲底稿。昔人稱小顏之注爲班孟堅忠臣。今先生此注又足爲小顏氏之忠臣矣。然自小顏漢書注之行於世。至宋代劉宋諸公多有刊誤。足救小顏之失。所稱孟堅忠臣。世亦有不盡以爲然者。夫古今著述之家。卷帙旣過於繁重。必欲一一精當。與古人毫釐無差。天下安有是理。但問大體何如耳。愚以爲劉宋以來。凡有刊誤。皆不足爲本書病。與本書相輔而行。則善矣。今先生此書辯注之外。又加評論。抉

摘幽隱多足啟發後人神智是又於劉宋諸公之外別樹一幟也因照錄一本藏之家塾

跋 四庫全書總目韻編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於二千年來經史諸子百家分門別類辨析疏通源流得失如指諸掌實爲藝林寶笈第卷帙浩繁初學檢閱恆不得其端緒自簡明目錄出觀者稱便而增存諸目闕如吾鄉胡徵士維浚嘗取增存目錄案經史子集次第鈔錄同江都凌仲子詳加校勘釐爲十卷刻於金陵以配簡明目錄窮鄉晚進雖不難於家有一編而初學所見不廣欲考驗一書及著書人名氏又非徧檢兩書全帙不能立睹甲戌夏客遊吳門適與范月槎觀察同寓觀察爲武昌名宿富有藏書朝夕相質慕其言談丰采久不能別一日出其所編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韻編見示每以一書目首一字爲主不拘  
經史子集案韻編排書目之下仍著撰人名氏及在某卷某類  
凡卒覩一書先以此編案韻求之覽其所注而全書總目提要  
所在了如指掌足與蕭山汪龍莊之史姓韻編武進李申耆之  
歷代地理志韻編相爲鼎足凡家藏四庫全書總目者不可  
不家置一編也茲書擬付手民因敬書數語以志忻幸光緒元  
年秋九月

國朝碑傳集馮氏鈔本跋

此嘉興錢衍石給諫儀吉所輯國朝名公碑版狀記之文旁  
及他志別傳上自宰輔下及山林隱逸并列女言行事蹟分類  
選錄所謂可以攷德行可以習掌故要其大體主乎樂道人善  
以爲賢士大夫畜德之助者也給諫歿後幾經轉徙今爲其從

子子密京卿所藏光緒元二年閒南海馮公竹儒觀察自上海  
假其原書倩鈔寄在敬業書院錄成副本凡七十餘冊丁丑春  
觀察请假往伊犁覓其太翁子佩先生遺骸戊寅春回滬未幾  
卽病沒此書鈔成後未曾細校又當時第八第九康熙朝宰相  
及部院大臣兩冊子密一時失檢未及寄錄遂爲未完之書辛  
巳之春余乃向馮公三弟吉雲觀察假閱一過欲以餘功取紫  
頭所有名公之集爲之細勘忽忽未暇旋聞遵義唐鄂生觀察  
欲得此書聚於蜀中是年秋唐公由京師引見回蜀過滬余  
因得晤諸路室詢之果於子密所假其原書以來將攜蜀中屬  
給諫之第三子徐山校刊余欲假其八九兩冊記其目錄爲馮  
氏補鈔而唐公艱於發笥且以返蜀鈔寄爲辭壬午夏唐公升  
授雲南布政使余先期寄書速之唐公復書以將在付梓他日



可獲全書云云至癸未夏唐公升授雲南巡撫又兼理邊疆軍務音問久疏遂莫由探問蜀中之書已槩與否今案此編所錄自國初以迄乾嘉間人物不過十之二三實爲錢氏未成之書蓋給諫主講大梁時不過據其所見錄之或其時尙未行世或其書未及寓目尙多有之然每集所采一兩篇及數十篇不等計撰人名氏凡六七百家而各省地志尙不下數十餘種今所見原書不過十之五六又有其人本無專集行世所采一兩篇尙多不知其所由來者又有其人負盛名而文多繁冗無法如杭編修世駿輩時有刪節以歸雅馴亦頗具特識穆行年三十以來始有志於當代文獻惜生也晚不獲見如給諫諸公親加指授今幸獲此欲恢宏之自國初以來凡其人有事蹟可傳爲此編所未載隨時照例采錄今亦得數百人計閱數十寒

暑必有三五倍於此獨念馮公生平極留心 朝章國故凡  
欽定諸書及名人著述無不隨時蒐采分類排纂冀他日成一  
巨編以備經世實用其鈔錢氏此書用意亦復深遠而 朝廷  
亦知公才可大用是以於戊寅春公未回滬之時卽有 旨召  
見將以備封疆出使之選不料遠志未申修文遽召生平所蘊  
口不及一摩挲遺帙不勝人琴之感焉

跋程伯敷太守武進管君傳

咸豐閒予於友人方山如濤所假得其祖植之先生所批大興  
王崑繩所著居業堂文集二十卷植翁於冊上書壬辰十月武  
進管孝逸大令贈東樹敬藏又書此集乃文獻所寄宇宙不朽  
之編非尋常文士之比學者當共惜之集中央黃評語極細乃  
道光辛卯武進管繩萊編定刊本也集前載易堂魏禧汪左洪

嘉植兩序又載吾鄉先達方望溪先生所作王源傳及祭王崑  
繩文又有王崑繩家傳及王氏先塋記乃管君自作孝逸卽管  
君之字也閱管君所爲傳記知其祖母卽爲崑繩先生子兆符  
字隆川進士之女管君所爲王氏先塋記知崑繩先生之父爲  
故明錦衣衛指揮使諱世德字霜舉及崑繩先生伯兄諱潔字  
汲公並兆符均葬京師西便門外五里羊坊店隆川進士有子  
匡卒無後管君曾祖卽以第三子名世鏞嗣之世鏞亡無子妻  
某氏孀居又撫他姓子爲子亦復不育管君之祖官京師二十  
年歲時祭埽無不親拜王氏先塋隆川進士之妻楊孺人久殯  
淮安管君祖奉其柩合葬先塋後來管君之父及管君嘗以應  
試謁選之事入都均釋奠王氏之塋修其崩圯管君又慮其子  
孫未必常來京師乃爲王氏先塋記詳載原委刻於王公集首

使其後人知之蓋冀其子孫有來京師者尙應世修王氏先塋祭典也余時未詳管君家世但念其曾祖某公念王氏無後不惜以第三子爲之嗣其祖及己身三世在京師歲時必上王氏之塋管君又以崑繩先生之集多記明人逸事爲之付梓余後又覓得此集時閱之益歎管君累世積德之厚及管君能善承先志實爲近代所罕有常欲往常州訪管君之後人及所刊此集之版尙存與否久未能遂近閱夥人程伯敷太守鴻詔所著有恆心齋文集有武進管君傳乃知管君卽爲韞山侍御世銘之孫近人管晏管樂之父管君曾官湖南安化縣知縣親老改近道光六年選安徽含山縣知縣十一年夏以末疾去官十九年春卒年五十六此傳只略記管君德政三兩端未及刊王公集事刊集雖爲管君風誼之一端讀所爲王氏先塋記知其

能善承先世遺澤又惜其早年去官而不及中壽不能大展其才學於當世余他時儻能遂重刊居業堂集之志當取程君所作之傳附諸集後俾菽林有所觀感焉

程君所作管君傳載其去官時貧病尙典裘衣十數襲俾含山之民爲築隄費王公之集卽刊於是年辛卯當是節衣食勉力爲之管君記王公卒於淮安爲其姪增金壇蔣衡遷其柩葬於金壇蔣氏今移家無錫事已數世不能考其地之所在以爲憾又王公生卒年月望溪先生及管君之傳均未之詳今略考望溪先生之傳有五十後葬其親遂棄妻子爲汗漫之遊逾六十復歸往來金陵淮揚閒客死山陽惟兄之甥蔣衡視含殮又祭文有云丙戌之春揖我長辭二親邱首惟吾所之及解手三歲別語依依并忽叩吾廬驚喜相顧曰余迴車將農將圃及始春

過余杪秋復至孰期分背遂歸虛無委衾旅舍妻子莫扶等句  
所云丙戌者乃康熙四十五年也所云解手三歲忽叩吾廬乃  
四十七年戊子也居業堂集卷二十末載或菴寢語十則末記  
戊子閏三月三日或菴源識則方公祭文所云始春過余杪秋  
復至孰期分背遂歸虛無王公當卒於康熙四十七年戊子之  
冬惟其生年無考方公所云逾六十復歸客死山陽者不知六  
十凡幾耳因管君所作王公傳記未能詳明牽連及之己亥三  
月二十一日兩窗書

跋薛考功奏議

余少時讀鄉先輩姚薑塢劉海峰兩先生所選明代諸家詩有  
薛蕙數十首愛其工麗時時諷誦之後讀明史本傳又先後讀  
文公徵明唐公順之所作墓碑墓銘等文乃詳悉考功之學行

風節不第爲詩人已也考其爲刑部時值武宗南巡抗疏諫阻禍且叵測而晏然安之嘉靖初大禮之議起乃作爲人後解爲人後辨奏入下獄已而復其官卒不復起考其生平著述考功集十卷外有約言老子集解五經雜錄大甯齋實錄等書今考功集十卷曾爲文淵閣著錄世間尙有傳本老子集解二卷附考異一卷今三原李錫齡所刊惜陰軒叢書中有之其他著或存或亡不具述今年秋亳州郭生文獻以乾隆三年所修亳州志一函計十六卷見示後有菽文六卷見有薛考功議禮奏議一篇爲人後解上下兩篇爲人後辯一篇通計侃侃近萬言辭嚴義正前後諸公多有議明大禮者未有如是之詳確也余旣全錄之而以國朝毫人劉恩沛所得奏議序冠於首並以考功所作亳州學記附於議禮述事後又以嘉靖閒李先芳

所作薛考功祠記■王中丞廷所作薛考功遺書記次於後遺  
書者乃王公乞文衡山詮擇考功集詩文四卷行世者也終以  
文公徵明所作墓碑唐公順之所作墓銘附於後借其諫武宗  
南巡一疏不得其全不知他日尙有可獲否

跋新刊新安志

宋新安羅鄂州願所纂新安志十卷刊於清熙二年乙未明代  
曾有翻本至國初已不易得新城王文簡公至求之三十年  
曾致書徽人汪子鼎汪君訪得原本里人黃以祚乃得覆刊之  
時在康熙四十六年丁亥之冬至戊子之秋乃能竣工也先是  
秀水朱竹垞檢討亦嘗訪求此志及其鈔得年已八十矣竹垞  
跋此志云每勸新安富家開雕終鮮應者甚矣今人之不好古  
云云竹垞此跋在康熙戊子正黃君刊此書之年黃氏之書完



工於戊子之秋竹垞蓋未之知逾年己丑冬十月歿矣黟縣李君宗煥雅志刊書余以徽人之留心鄉邦文獻者鄂州之後則推明人程公敏政之新安文獻志三百年來繼起者難得其人固勸李君先刊此志再陸續圖之李君旋訪得黃氏刊本覆刊於揚州始於光緒十三年丁亥之冬完工於戊子之夏竟與黃氏刊此書時及完工之年遙遙相對事亦奇矣至此志用意及佳勝之處鄂州自序及趙不悔序言之已詳竹垞亦稱其簡而有要此地志之最善者後人可無用再贅一詞矣

再跋新刊新安志

鄂州之父尚書汝楫爲秦檜之黨曾助秦檜害岳忠武尤爲世所詬病鄂州此志盛稱先君尚書功德儼然爲古今名臣此人子之道所當然不得議其曲筆至胡待制舜陟曾欲爲秦檜父

建祠爲高登所阻因劾登以媚檜後舜陟以他事忤檜下獄死  
世多不察以舜陟爲忠直此志於胡待制亦只著其功績不第  
於欲爲檜父建祠事不書並待制之忤檜下獄死亦不書蓋待  
制之爲人惟朱文公及鄂州知之最深待制前事朱子已著之  
於褒錄高登狀後來之忤秦檜下獄死恐亦不盡合於忠正之  
道鄂州當時必知其故蓋前事旣不可書後事亦難於特書皆  
有深意存焉後人有議其曲且疏者皆非也

跋寶應圖經

寶應劉楚楨先生以名進士出宰直隸文安元氏三河等縣知  
縣均有德政生平撰述多未行世頃與先輩哲嗣恭冕叔俛種  
還得讀所撰寶應圖經六卷蓋始於嘉慶己巳成於道光癸未  
復以時加修輯至戊申乃有定本前後蓋四十餘年其於鄉邦

文獻亦云勤矣其賦役一卷以萬厯開邑人吳明經敏道及康熙間喬侍讀所撰縣志已詳不復再錄此著專載城邑疆域河渠水利封建官師人物原本正史旁貫方書及名賢專集溯漢迄明鉤稽抉摘辨論精審兼證古今載籍之舛譌疏漏是能深明古人所作圖經之本義者惟人物陳摠傳後附陳皇后并載司馬相如長門賦未免失之於贅又所述祖德雖云不激不夸而練江等傳文體實涉繁冗不及諸傳之簡明又此書人物均以有明爲斷不及近代乃仿司馬溫公資治通鑑之例迄於五代不及有宋也夫圖經爲一方之文獻爲後來史家所取裁年代愈近聞見較確而且廣先生往矣惜不及面質其是非叔俛爲名父之子學有淵源試更取賦役一卷詳加考訂與近代有無差謬人物等卷益以國朝以乾嘉爲斷勒爲一編附

原書之後則寶應之文獻乃爲完美矣叔俛以爲然乎否耶戊辰冬十一月

跋新刊黑龍江外記

右黑龍江外記八卷鄂文端之曾孫西清所撰向無刊本此冊黃先生彭年借得何比部秋濤鈔本錄副重黎樵巡復向黃先生借鈔今以授予屬校刻之重黎言旣稱外記必有黑龍江志此特拾其餘藩耳然多方覓正志不可得且如墨爾根布特哈以西外興安嶺山路可通奇乾河墨河金廠較之取道愛琿新城遡江西上之水程爲徑捷再迤西踰額爾古訥河接粗魯海圖之地直接外蒙古喀爾喀車臣汗之東界亦產金沙此一帶山脈國語謂之金阿林南懷仁艾儒略地圖謂之東西金山又江左岸之愛琿河精奇里河雅克薩城地勢遼闊五體界碑

亦在境內是記中皆不詳蓋西清亦非能身到目驗其地也惟列城臺站天時物產亦可藉此記考見大略耳重黎之言如此又書眉有重黎隨手批識語今皆散隸文句之下爲夾行小注刻成略記數語以志緣起

### 跋吉林外記

甲午夏穆訪重黎兵備於鳩江時兵備欲流傳古籍及近人經世實用之書十數種先以嘉慶閒長白西清研齋所撰黑龍江外記八卷屬爲校刊復以道光初吉林堂主事滿洲薩英額吉夫所撰吉林外記相授與研齋之書相輔而行其書十卷分門別類均有條理自序有云事必徵實言皆有據實能副之特其足迹未能全境周到所記亦不無疏略與研齋之書約略相等重黎云研齋之書第二卷述城堡有云石晉末胡嶠陷遼爲蕭

翰掌書記居福州宋徽欽二宗入金居五國城以地理考之福州五國城應在今黑龍江城境內余於光緒初傳鈔此書卽知此說之謬比疑此城近會甯府當在吉林烏喇甯古塔之間終以茫無實據不能確指爲今之何地彼時漫注數語聊以存疑後乃知乾隆閒有副都統綽克託築吉林伯都訥城得紫檀匣中藏宋徽宗畫鷹一軸墨蹟如新並得古銅瓷器多端又有碑碣錄徽宗晚年日記於天會十三年寄迹於此曾經數載考宋史徽欽二宗入金初徙韓州後移冷山皆不出今吉林內地終徙五國地故址卽今伯都訥城乾嘉閒老輩考求地理頗有知之者而汲修主人曾載諸嘯亭雜錄潁川逸士亦載諸東省記聞雖互有詳略而證據無殊今吉夫之書第二卷記阿勒楚哈城城南二里有金顯祖建都故城俗稱白城有謂爲五國城者

誤第九卷古蹟三姓條五國部下據遼史營衛部族志考得五國頭城之名亦爲詳核蓋五國城古名五國頭城亦曰五國城頭當時並設節度使領之又吉夫於五國部下徵引宋金諸史及元明一統志洪忠宣松漠紀聞并近代高士奇扈從錄等書參考五國頭城故址所在均未合且云自其高祖由京陞吉林正黃旗佐領至今五世爲吉林人留心考查無此城基又曰考論古今五國城在三姓無疑松漠紀聞扈從錄里數地名傳聞互異不足爲證姑論此以俟後之博覽君子蓋吉夫著此書時汲修主人及潁川逸士之書尙未行世雖能辨阿勒楚哈城南二里白城謂爲五國頭城之誤而又以爲在三姓無疑終曰俟後之博覽君子亦尙不失古人著書慎重之體余前以研齋之書屬爲校刊未及將此段公案詳注於彼書城堡所論五國

城條下今吉夫之書亦不能自明子其詳書以彌兩書之疏漏可也重黎所述如是穆以吉夫之著此書上距乾隆開綽克託築伯都訥城時上下不過五六十一年當時故老或有見而知之者或有聞而知之者何至如其所云自其高祖至今五世爲吉林人留心考查無此城基而竟一無所聞邪由此類推吉林全省故事當詳而不能詳當載而不及載且不知凡幾矣惟東三省之地除盛京通志外記載寥寥賴有研齋吉夫之書講求輿地之學有備經世實用者不能不深有所取焉此則重黎校刊兩書之微愾也夫

跋善鄰國寶記

此書上中下三卷乃日本文正丙戌泉南臥雲山人周鳳瑞溪所著乃記漢魏以來至明成化間日本與中華及朝鮮通書實



物之事其自序云日本與震旦相通蓋始於垂仁天皇之代乎其通書信則推古朝聖德太子自製隨國答書焉予錄兩國使者及禪教名師竭來年月乃至近時往返之書號曰善鄰國寶記大抵皆據中國漢魏以下諸史及日本紀載之書確有可據者錄之其書託始於日本垂仁天皇八十八年當中土漢光武中元二年卽據後漢書光武中元二年倭國遣使奉貢朝賀光武賜以印綬云云日本紀載之最古書有神皇正統記此書之首首引之凡千餘言後卽加以案語據韻書及漢志發明以訂正之又引神皇正統記曰人皇第七代孝靈天皇四十五年己卯秦始皇卽位旣而好仙就日本求長生不死藥日本又就求五帝三皇書始皇送之其後三十五年始皇焚書坑儒故孔子全經存於日本爾此事見於異朝書云云異朝書不記其名無

由尋究故不以孝靈爲兩國相通之始也瑞溪以神皇正統記所云異朝之書不記其名遂不以孝靈天皇四十五年己卯秦始皇卽位爲兩國相通之始而斷以兩國相通爲彼國垂仁天皇八十八年中土漢光武中元二年足徵卓識垂仁天皇者人皇十一代之主也又逸書百篇存於日本之說不見他書惟歐陽文忠公日本刀歌嘗詠之後人疑信者半瑞溪當時雖未見歐公此歌不以神皇正統記爲信蓋亦實知日本故無全書故也然歐公當日詠此亦必非漫然無稽吾疑神皇正統記之書或宋時流入中國歐公見以爲據亦未可知不知此書之不足爲據也而西山塞馬閒人顧疑瑞溪未見歐集而偏引歐歌爲聖經存於本朝之謬大書於瑞溪書後彼豈果見其國之有全經邪抑何不思之甚也又此書載明成化景泰時日本所求中

土銅錢一十萬貫及書籍佛祖統記三寶感應錄教乘法數法  
苑珠林寶退錄北堂書鈔兔園策史韻歌詩押韻誠齋集張浮  
集畫墁集遜齋閒覽石湖集類說揮塵錄後錄三錄餘錄百川  
學海老學庵筆記各全部又向朝鮮求大藏經鈔版以行並往  
來方物皆足有資國聞其書舊有刊本今不多見黎君純齋曾  
有鈔本三冊見示予因撫其大略書之光緒十四年戊子冬十  
一月十七日日本明治二十一年十二月日書於東京出使日  
本大臣公署

記金正希先生年譜

老友黟縣李君宗熺得一舊鈔本金正希先生年譜將刊於全  
集之首而不信其四歲入小學讀論語與塾師應對諸語欲刪  
削不載余不能請止今特補誌之以見先生生有自來早有夙

根焉故非凡人之可擬也先生生於萬厯二十六年戊戌十月二十八日二十九年辛丑先生四歲是年入小學讀論語鄉黨篇若解其意者時塾師姓朱卽先生集中所稱朱震宇先生者略爲繹說先生遂問孔子何如人曰聖人曰今在何處吾往拜之曰孔子山東人今死已二千餘年矣曰今日仍有似孔子者乎曰無矣先生卽哭不止比歸家夜不能食愛山公怪問其故先生曰吾哭孔子死今日無聖人耳愛山公曰汝何不學孔子次日復問朱師曰人做得聖人否曰可曰孔子做聖人行何道理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孔子集其大成故做聖人曰今有賢人否曰賢人何時無之先生乃喜曰我此生有聖人分矣觀金公四歲立言已志氣不凡如此至後來學行純備致命成仁其根器已於幼年具見矣

跋孫徵君書江村年譜序墨蹟

定興鹿忠節公以明崇禎九年丙子七月城陷殉節後三十二年爲我朝康熙七年戊申三月容城孫徵君乃爲江村年譜序蓋忠節門人陳國鎮鉉於是時纂訂始成以呈徵君徵君復命長子立雅等搜其遺事續成而爲之序也徵君是時在夏峰春秋已八十有五矣穆於壬戌客大梁購求徵君之書數種歸年譜載徵君有江村年譜序夏峰集無之固知爲編定者所遺甲子夏六月穆於郡城偶與獨山莫孝廉邵亭言及徵君遺書孝廉因出徵君手稿二紙以示詢之乃咸豐庚申秋八月孝廉自京師到皖江道過衛輝得之書肆其一紙卽徵君所書江村年譜序也孝廉又云徵君學問大節固不藉工書法重卽以書法論此稿雖老於學顏書爭坐位者不能逮也穆展玩良久信

如孝廉所評而此序情辭懇摯展徵君手蹟誦徵君之文而徵君與忠節之音容警欬恍然遇之座右蓋徵君年十四卽與忠節訂交忠節家定興之江村與徵君所居北城僅三十里相與往來講學幾四十年徵君篤守程朱年三十乃讀王文成傳習錄忠節實啟之二公之學同故忠節一生苦心著力徵君知之最悉也因錄此序補入徵君文集而記其始末如此至忠節門人國鎮陳生徵君稱其年最少入江村之門甚晚而所得於江村者最深此譜於江村一生苦心之處著力之事庶幾刻畫無遺因徵君所云於是又知陳君之賢云

附錄孫夏峰江村年譜序

戊申之春涿鹿國鎮陳生寄吾友年譜至予迴環讀之則三十餘年矣精神眉宇宛宛在目因嘉國鎮乃師門眞弟子也

國鎮年最少入江村之門最晚而所得於江村者乃最深故此譜他人不能爲而毅然爲之於一生苦心之處著力之事亦庶幾乎刻畫無遺矣獨念爲命一書草創討論修飾潤色而辭始備因與立兒等再四閱之令其稍爲去取以佐成國鎮之全瑜魯論二十篇孔子自序之譜也曾之大學思之中庸孟之七篇皆所以譜孔子之未發也譜豈有盡哉濂洛關閩而後以至姚江迨我江村皆所以自譜其譜以川流孔子之譜也譜豈有盡哉是在及門諸子以各得其師之所傳者而各譜其師之精神面目乃所謂殊途而同歸一致而百慮譜豈有盡哉說約認真諸篇吾友自敘之年譜也予四十年受知之友言別既久不敢以後死遂忘麗澤獨坐之時所隨筆而譜公者不一而足與同人相對所隨口而譜公者日不

知凡幾然編年紀事本自宛見其人畢竟少此一篇不得國  
鎮此編足慰吾友且以慰老懷矣

跋黃梨洲先生年譜

梨洲先生嘗自著年譜詒鄭高州豫以志銘爲託鄭氏後失於  
火黃氏亦有水火之厄并底本亦失之此譜乃先生七世孫炳  
堃所輯於先生出處大略頗得十之七八惟康熙二十七年戊  
辰先生七十九歲有五月吳門晤湯文正公潛菴斌文正退謂  
人曰黃先生論學如大禹導水導山脈絡分明吾黨之斗杓也  
云云此記頗失事實湯文正於康熙二十三年甲子月奉  
旨巡撫江蘇二十五年丙寅月奉旨還朝爲工部尙書  
二十六年丁卯十月日以暴疾薨於位焉得二十七年尙在  
吳門爲梨洲先生所晤乎此譜記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先生往



姑蘇訪周子佩先生則先生晤湯文正公正在此時至文正退  
謂人曰黃先生論學云云乃湯公於康熙二十年辛酉典試浙  
江梨洲先生遺子百家奉書湯公公復先生書中之語亦不待  
二老相見時退謂人云云也此譜二十七年五月之吳門晤湯  
文正公宜改移二十四年而刪去退謂人云云乃合二老相見  
情事今距黃君刊此譜時已二十餘年度黃君未必尙在人間  
他日儻晤其子孫當屬爲改正之

跋陳忠裕自撰年譜

華亭陳忠裕公大節著宇內後人無異辭今讀其自撰年譜於  
出處本末及明季時事尤爲委曲詳盡足以取信後世然余於  
其記鄭峯陽之事則有不能無疑者峯陽杖母當時傳者其說  
不一大抵皆出記者之口遂爲溫體仁所中公旣稱其多才藝

依附正論與石齋師同館交善又以其人貪險內行不修無鄉曲譽夫天下之人雖極貪險內行不修旣依附正論身列士大夫之林亦斷不至杖及於母故當時石齋念臺諸公皆察其誣上疏稱之公所云內行不修無鄉曲譽蓋堊陽居鄉矯矯自好多以己意臧否人物容有失實已旣不滿於鄉人故亦不爲鄉人所滿則有之烏程披抉其閹門下之獄以快其私憾石齋上疏稱其才雖得嚴旨更欲自直實不忍聽其蒙此大垢所謂仁至而義盡也公力諫以爲其人本公論所斥諸君子誤收之今旣爲大姦所中宜棄一人以全善人之朋夫古人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堊陽旣爲大姦所中公果能加察刑當其罪棄之可也顧杖母何等罪案豈可隨當時小人之言亦與尋常罪過等而視之聽爲大姦所中邪公以素不滿於堊陽之爲人一聞

小人攻許不覺犁然有當於心務阻撓正人君子之援輕陷火  
於大辟予反覆思之不能不以一時昧於輕重之義爲公咎焉  
至峯陽一獄昔人記載多端予別有彙編論之茲不贅

跋近腐齋筆記殘本

鄉先達汪稼門尙書由縣令官至左都御史閩浙總督持躬清  
廉儉約剛正嚴明所至興利除害豪猾姦吏會匪洋盜聞風遁  
跡水陸肅然纂述十餘種凡八十六卷均有補於名教風化嘗  
著主一說厯闡存誠之旨以明治心之要嘉定錢宮詹大昕爲  
公編次文集以此篇冠首歎曰此雖講學實公自道生平其所  
得力盡於此矣戊辰春余以事到皖城偶於書肆得近腐齋筆  
記兩鈔冊字畫工整閱之卽公自著厯官年譜也起嘉慶六年  
辛酉年五十九歲春正月回福建巡撫任訖十一年丙寅六十

四歲陞授工部尙書凡六年政績按月詳記想見

仁宗睿皇帝聖眷之隆而公之實心任事無微不至其所措施均足爲後爲官之法戒錄也咸豐公少子正堃避亂里中予時與往還嘗詢公治績及撰述獨未及此書今檢公行述載公撰述頗詳亦未及此豈公當日不以爲著作只傳示子孫公之諸子亦不過以年譜存之不以爲公之著作耶予以爲此正公之實行實政乃公著作之大者也想其前後事績當有十餘巨冊今不知其存亡惜哉

記田間先生年譜

田間先生生於萬厯四十年壬子四月二十九日卒於 國朝康熙三十二年癸酉九月初一日此譜爲先生少子撫祿所編起萬厯壬子止康熙壬子於先生六十年出處及時事頗爲委

曲詳盡蓋趨庭之餘多得之先生口授或先生少時曾有日記足備采錄也然搗祿生順治十四年丁酉卒於康熙五十二年癸巳計後先生尙二十年不知所編何以止此今取田閒詩集考之癸丑居京師甲寅春季至天津又至汴及雒南歸乙卯春季至合肥及歸德汴梁又至開州邯鄲南歸丁巳至吳門遊歷諸山水回里己未己後三年客吳中崑山常熟又時返里復遊江右壬戌里居癸亥復遊吳至越甲子夏客松江至上海又由無錫返里乙丑秋由秋浦至楚北丁卯春過洞庭達長沙旋返金陵至江陰復回金陵又由皖桐北至兗州度歲戊辰春入京師秋閒回里己巳夏由金陵入吳庚午冬歸里自癸丑以後二十餘年踪跡約略如是暇時當參考諸集綜其癸丑以後事跡於年譜有關爲附錄一卷以著之

跋蔣一个先生徵君劉公伯宗行略

余少時曾閱賁池劉伯宗徵君城嶧桐集其詩文各十卷諸體皆備論古論今紀事均有真知實見論兵及池州防守議上史黃張鄭當道諸書具見經世之略又多與吾鄉先輩往還如左子正方爾止方密之周農父方孩未張鍾陽孫武公魯山昆仲蔣一个諸公投贈詩文班班可考有答光生延瑞詩云我生好友桐山多積玉玄圃皆嵯峨者是也最後讀蔣一个先生無他技堂遺稿有徵君劉公伯宗行略乃得詳悉徵君一生行誼當明崇禎之世國事已不可支而大臣忠君愛國者尤以薦舉賢才爲急務大江南北吾邑則蔣公江南則徵君及宣城沈公鵬生徵君則辭讓同縣吳公次尾授官不拜沈公旣不就試僅上書論時宰拂衣而去吳公起義兵以抗節死蔣公以大司農倪

公元璐力薦迫之出山以崇禎十六年六月召對平臺時莊烈帝以邊餉匱乏爲憂新練兩餉歲增至百餘萬兵民交絀蔣公請復祖制鈔法錢法三分兼行之度可不加賦而足用莊烈帝聽之卽授戶部司官下詔銳意力行科臣高朔漢等爭之蔣公與倪公素不識面知時事萬無可爲特以感於知己乃勉力欲以死報甲申三月之難特殉於彝倫堂中死且半日有遷就瘞者復甦其人卽爲毀形易服護之而出遯荒顛躓九死一生卒得歸里以天年終乃知徵君與沈公堅臥不出全真終老尤足尙也蔣公爲徵君行略不第徵君學行出處在在令人師法而當時家國之事亦畢見於行墨之間蓋非蔣公知徵君之深不能爲此文非徵君之學行足爲蔣公所心折亦未能發揮詳盡如是也古人云得一知己可以不恨其徵君與蔣公之謂歟已

亥十一月二十九日未申刻書時下雪

跋蓮編

蓮編二十卷凡四冊舊鈔本友人諸暨孫問清太史得之於舊家乃明福清葉公向高自記年譜也公生於嘉靖三十八年己未七月三十日亥時卒於天啟七年丁卯六月二十九日卯時皆公自記時事厯官年月大可補明史本傳所未備天啟七年以前皆公所自述惟七年乃公子孫所記其書據其孫益蓀所記曾爲刊本此鈔冊舊爲嘉定沈氏所藏沈氏不著其名字未詳爲何時人亦嘉定之有學行者中有糾正一條今爲標出以貽留心故事者葉公記萬厯七年己卯余二十歲舉福建鄉試第二十五名本房爲邵武同知全州蔣公煇首薦余總裁則方伯嘉定沈公鍊憲長華亭蔡公汝賢大總裁則御史新喻敖公



鯤始余十歲從少師公北上夢有人告余曰子得舉矣因出其  
試卷見大書汝賢二字且貽以紅籬是年蔡公爲詩經總裁余  
卷其所定而敖公命藩司創製紅籬送鹿鳴宴品物事之前定  
如此云云沈氏評曰嘉定有沈煉無沈鍊且沈煉萬厯時官四  
川南充知縣沈鍊會稽人官錦衣衛經歷爲嚴嵩所陷均非方  
伯也惟嘉定沈人种先爲福建左布政後巡撫其地案通志職  
官表人种爲布政在勞堪之後是時堪陞任巡撫都御史興洪  
朝選之獄適隆慶初江陵當國時也南充中丞兩公皆余族故  
知之詳云云予案葉公鄉舉自記總裁等官不應於方伯嘉定  
沈鍊有誤而沈氏旣爲嘉定沈公之族人必亦有學行之君子  
考核沈氏三公之歷官始末確鑿可據如此據沈氏所述則葉  
公鄉舉之總裁爲沈公人种爲近之豈此編爲葉公晚年所追

記於少時鄉舉等官不免小有差誤邪今則益不能明矣但葉公爲有明一代名臣編中所記明代時事頗有補正史所未備他日當假問清太史藏本錄存之庚子五月初七日追記距假閱問清之本四年矣亡友薛叔耘副憲有葉公一論極佳惜尙未得此編一閱之

跋啟禎記聞錄

啟禎記聞錄八卷起明天啟元年辛酉訖國朝順治十年癸巳凡卅三年所見聞時事及風雨災祥并閭閻瑣事可戒可風者隨筆雜書惟首尾無序跋篇中不著撰人姓名第四卷中兩署固密齋主人按諸卷所述乃蘇州人士之留心時事者所爲也其紀明季都城時事亦時與同時諸家記載相應所列受賊偽職諸臣其親貼欽授銜於門者首吏部大堂宋企郊終於定

州牧董復凡五十五人且云稍屬風影概不敢列亦可爲愼重矣其紀殉難諸公均得其真獨於襄城伯李國楨特書云賊招降時給云須帝禮葬先帝畢乃降賊初不肯李爭之再四侃侃不屈方改殮梓宮葬以王禮四月初一日昇至皇陵安葬先一日闖賊傳令東宮暨定王於大行皇帝梓宮行祭奠禮東宮身穿白箭衣白快鞋行禮畢卽偃之入內出喪之日止一李國楨匍伏哭送葬畢卽自殺真勲臣中第一人云云敘得大節凜然恍如親見其人目覩其事表揚幽隱可謂不遺餘力矣夫李國楨之事諸野史所紀傳聞異辭然其人實庸懦無爲不諳紀律其降賊始末北平王錦衣世德嘗親見而書之迨宏光定六等逆案尙書解學龍秉筆國楨在降賊諸臣之列使當日果如此書所云殉節之烈何以諸公概無稱述而左忠肅公懋第北

使密鈔趙吏目一桂紀事記莊烈帝時事頗詳胡不道及國楨一字後來贈爵賜諡乃阮大鍼更定南京諸勳補爲請妄稱殉節豈可信以爲實哉今因假鄭君玉軒所藏舊鈔本閱之所記明季時事及吳中掌故時有可采又未見人間別有藏本將欲鈔存一部合諸家紀載明季之事互爲參校因埒糾其繆誤之一端如此

跋留都聞見錄

貴池吳次尾先生生平著述之富大抵均見於此留都聞見錄前後諸序跋今所存者除同治閒當塗夏氏所刊兩朝剝復錄樓山堂集等編之外世閒不必更有流傳者矣此編上下兩卷向所未聞雖爲鈔本而有當塗夏變兩跋知夏氏得先生之孫銘道舊刊本已爲重刊外閒尙不乏印本庚子夏五月豐順丁

叔雅游金陵得於書肆回瀨見示展玩至再不第文筆淵雅可愛其敘述九事目見耳聞確有根據一則足以益人神智一則可補正史及明季諸稗編之所略惟官政內述孟津王鐸繼朱繼祚爲南禮部尙書至山東爲土賊所得見其體肥也欲殺而食之哀求以家人代王遂以是怖病不起云云考王鐸以崇禎十七年三月補南京禮部尙書未赴任而李自成陷都城後來福王卽位於南京鐸至補爲次輔乙酉五月大兵克揚州豫王將至南京福王走蕪湖留鐸鎮守鐸旋同禮部尙書錢謙益等文武數百員出城奉表迎降豫王尋至北京厯任禮部尙書管宏文院學士加少保晉太保至順治九年奉 旨祭告西嶽及江潰事竣乞假歸里卒於家先生以乙酉秋起兵應金文毅公聲於徽州績溪黃山之閒兵敗與金公先後殉節蓋王鐸由北

京至南都道出山東遇土賊及怖病事容或有之鐸至南京蓋在甲申之冬先生此記蓋在甲申乙酉之交據彼時之傳聞如是至福王補鐸官及乙酉以後之事先生均未之聞且不及知者也先生此編必傳於後閱者或有不知王鐸後半生之事而以先生所記怖病不起爲信也特補誌此編之末以明之

跋讀書記疑

寶應王白田先生讀書記疑八冊周易一卷尙書毛詩一卷禮記一卷又禮記左傳論語孟子一卷音韻考一卷國語莊子荀子校勘記一卷史記二卷  
一卷  
二卷後漢書校勘記一卷南史校勘記一卷北史校勘記二卷讀杜工部集昌黎集河東集廬陵集老泉集東坡集穎濱集南豐集臨川集共一卷凡十六卷當時未及彙行上之 國史館 四庫全書僅以諸

子年譜及雜著八卷著錄別有白田草堂全集行世雜著乃河  
閒紀太守容舒鈔自景州申翊家以視全集所載此鈔本所無  
者幾十之五六 四庫全書總目以此鈔爲精核而全集乃別  
著存目此讀書記疑全部今僅存舊鈔本於先生鄉人劉君恭  
冕所頃於劉君假讀之中多微言輿論考訂羣書字句謬誤均  
確有根據實開高郵王氏父子讀書雜誌經傳釋詞經義述聞  
等書之先聲他日當手錄一部倩有力者刊行之

跋文史通義

前人有專爲一書論史事者在唐爲劉氏知幾之史通在 國  
朝爲章氏學誠之文史通義近人有以章氏書擬之史通者然  
兩家同一論史而宗悖各殊劉氏之書論史法章氏之書論史  
意劉氏之論爲官局纂修章氏之論乃一家著述名曰同條共

貫實則分道揚鑣非深玩兩家之書者或未之能深悉也兩人  
才識既高而文筆犀利又足以達其所見而恃才傲物較轍古  
今幾於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矣兩人之書兩人情性既足遙遙  
相對有時逞其筆鋒放言高論不察事實鑿空蹈虛以致全書  
得失具陳醇駁互見者亦往往有之劉氏之書前人已有評論  
章氏之書今人尙無定議章氏所論有文章可以學古而制度  
則必從時此眞爲千古名言後著作之家所當奉爲嚴師之訓  
也乃今觀其論蘇文忠公表忠觀碑則又有大不其然者彼曰  
臣忭言制曰可爲秦漢時之制宋時陳奏之制必不如是夫必  
先明宋時陳奏之制畢竟何者爲是方能議彼之所以不是也  
乃於宋時陳奏之制漫無發明而曰與其用臣忭言何不曰岳  
曰于制曰可何不曰帝曰俞舍三代而法秦漢未見其能好古



此真盲人道黑白也其實此制自漢至宋歷代相沿並未更改蘇公此文卽當時陳奏原式唐宋名臣之集奏議所載一一可考姑以杜韓兩集言之杜公上三大禮賦表曰臣甫言韓公論佛骨表潮州刺史謝上表均曰臣愈言宋代諸名公集所載奏議莫不如是其最昭晰顯見者莫逾於司馬文正公進資治通鑑表宋元刊本均載之一依當時陳奏原本格式章氏旣以一代史學自負博覽羣書豈於歷代陳奏之制尙無稽考並唐宋名人之集及司馬公進資治通鑑表本格式概未之見邪抑己各有所見概以爲諸家皆謬爲倣古尙未暇一一斥駁特於蘇氏此碑前後不遵時王之制反覆闢之以概其餘邪善讀章氏之書凡有所疑未見實據者尙應細爲決擇參考之可也又章氏有云平心而論趙公原奏未必如蘇氏之古雅似以爲

趙公當日本有原奏蘇公爲銘後來入集卽就趙公原奏點竄而潤色之此又非也蓋趙公此奏當日卽直屬蘇公代爲主稿今趙清獻公文集並無此奏蘇公以此事本趙公主名故仍存當日代爲主稿原銜乃至當也至其文體本於史記五宗世家當時王荊公已賞識之矣

敬孚類藁卷六

跋

桐城蕭穆敬孚

跋畢校呂覽補正

畢校呂覽補正五卷乃日本人松皋圓撰松皋其姓圓其名字行方號迂齋日本東都人也其書因吾中國鎮洋畢秋帆尙書有呂氏春秋校本流入彼國爲彼藩福山鹽田屯捐資翻刻其藩有太田叔輿者與之友善得其印本讀之自云舊嘗校勘此書已有稿本而得畢氏校本閱之其舊校與之暗合者率居什七乃悉棄去復爲正其紕繆補其缺漏凡得二三千條裝爲五冊前有自記初校寬政十一年正月至三月再校文化十二年四月至六月初稿文化十三年初冬畢季冬再稿文化十四年季秋吉日始把筆今按寬政十一年卽吾中國嘉慶四年文化

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卽嘉慶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據其文化十四年秋九月自序其初稿成於寬政十一年春三月時年二十有五距今文化乙亥已歷十六年蓋其成此書時年約四十一二計其首尾用力此書已二十餘年矣其疑今世所行呂氏春秋及高誘之注錯簡疏漏均非原書舊觀深咎畢氏不能一一詳考而聲明之已詳於自序及所校勘各卷中光緒戊子冬余游日本時到舊書坊閱書忽得此稿本觀其大略中有十二三與余舊見相合因購存行笥後來細閱各條引用羣書以爲佐證均能自暢其說知其平生好讀周秦諸子尤覃力於韓非子有增讀韓非子二十卷又有韓非子纂聞十一卷又嘗研究墨子亦有成說立言有本此書用心極細洵能補高氏之疏漏正畢氏之譌舛可謂讀書明理彬彬儒雅之君子矣再

閱卷九精通篇養山基射光中石矢乃飲羽誠平光也條畢氏  
引日本山井鼎毛詩考文兕觥古本作光松皋君補注云陸氏  
經典釋文周南酌彼兕觥具有此說奚必遠引考文乎蓋誇珍  
書之僻也云云此足箴砭著述家舍近求遠忘本逐末之弊  
又案語吾邦人所著典籍華人引證者初見於此 四庫全書  
目錄亦載此文及太宰德夫音注孔傳孝經可謂昇平文明一  
美事也山井鼎俗稱善六西條藩儒臣考文版今藏西條侯家  
善六之後今絕久矣云云又可略知山井鼎之家世且知其有  
善六之號惟卷中議及畢氏指摘高注之謬極口排調大悖敬  
先儒之道多見其不知量亦足箴砭後人著書好詆前人之過  
今觀其自注屢議畢氏詆斥高注實中畢氏之失其自注亦嘗  
有高注牽強可笑之說而於畢氏之不合者詆斥尤甚一則曰

畢氏不知讀古書再則曰畢氏多憤憤同時校訂諸家幾乎無目者也隨文醜詆散見各卷何其明於責人昧於責己也觀其自序初見畢氏之書其舊校與之暗合者率居什七是畢氏亦非全不知讀古書者矣又此書引證中國古書之外兼采彼國福山鹽田屯之說頗多鹽田其姓屯其名卽翻刻畢氏之書者度其亦多有校勘各條附畢氏之書以行今未之見又嘗引及山世璠之說蓋亦彼國之學者今未詳其所著云又松皋圓之事實未詳嘗作書寄日本舊交島田敬甫旋得復書今附錄之略見彼國閭然潛修著書者松皋氏之外又得三人云

東京島田重禮頓首再拜敬孚先生閣下去夏市村生遊貴國因修短札以候起居秋閒忽辱尊書乃知先生不棄鄙人推愛及屋烏延見再三誨諭備至不獨生受賜禮亦與有幸

焉高誼殷殷感佩無已速當奉書展謝而尊委事項久不得其詳是以遷延至今疏慢之罪儻勿深譴爲幸多矣松皋固不知其爲誰有松澤圓者疑卽其人澤皋邦讀相通故一時借以稱之耳敝邦先儒往往用此例如隄氏之爲唐鈴水氏之爲盧不勝僂指松澤蓋亦微輩也太田方福山人仕今華族阿部伯爵之先潛廢之後伯爵移在東京與禮相善因卽以其事蹟伯爵卽委福山舊臣搜訪近日書來云子孫淪落并失譜牒漠無可徵信乃據曾所聞於先輩摘其梗槩并松澤圓事略具別幅以呈覽至鹽田屯則彼此就問竟無所得蓋此數子者皆閭然自修聲名不甚著是以歿後未及百年事跡堙滅問之其鄉人而絕無知之者可慨也依田樂山岡本況齋皆篤學好古與前數子相類故牽連附書以備采擇

日後更有所聞必當續報以補闕遺也

松澤圓字行方號修文齋

號迂齋未聞

蒲阪氏後改松澤江戶人

父某爲幕府小吏行方有足疾課徒自給好讀周秦諸子書尤覃力韓非子嘗病物徂來讀韓非子中年未定之作紕繆甚多乃薈萃眾說芟蕪之諸名流參互鉤稽著增讀韓非子二十卷既而加賀津田鳳卿韓非子解詁出其書率剽竊行方說以爲已有行方見而大怒乃服麻上下幕府時禮服蹙蹙踵加賀藩邸請刪除已說邸吏慰謝再三不聽藩主使儒臣太田錦城及福山太田全齋居中和解之其係行方說者悉加增讀曰字以識別之行方意猶不平慨然曰吾書爲賊儒所汚若非洗雪非夫也於是更輯舊聞增以新得作韓非子纂聞十一卷其所辨析往往有足發前人之覆者矣墨子呂氏



春秋皆有成說岡本況齋呂氏春秋攷證中屢引其說歿年未詳蓋在天保中

太田方號全齋

字叔龜未聞

福山人仕藩主阿部氏博通經史於

韓非子用力最深校訂異同究竟源委刻苦十餘年成韓非子翼毳十一卷與松澤行方相善時人稱爲韓非子二功臣云全齋兼邃於音韻之學所著有漢吳音圖音徵不盡同窠音圖等歿年未詳蓋在天保中以上韓非子三種翼毳活印二十部纂聞未經刊行故傳本甚尠惟增讀鏤板行世

鹽田屯福山人事蹟未詳

依田利用號樂山堂江戶人幕府世臣爲昌平學教授著韓非子校注二十卷考訂精密援引洽博具有依據較纂聞翼毳尤爲詳確六反篇以下刪定未盡識者惜之又有玉燭寶

典校注嘉永中歿

岡本保孝號況齋江戶人幕府世臣好學如飢渴俸祿脯修所入悉以購書所蓄六萬餘卷頗多古善本好校讐古書晨夕手一編反覆對勘丹墨並作苟有所得隨劄記之蠅頭細字殆不可辨識爲人沈靜恬於名利足不踐顯要之闕有薦昌平學校官者堅辭不出明治之初徵爲大學中博士未幾而罷偃仰一室讀書自娛明治九年歿年八十二平生撰述甚多今皆散佚無存禮所藏有荀子考韓非子疏證戰國策草次說苑考漢書地理志捷見續漢志考蒙求考諡法考等友人龜谷省軒六藏新序考列女傳考韓詩外傳攷異漢書攷異三國志攷異有三子長信太郎爲昌平學教授先歿

記  
亥三月十五日補記

跋七修類彙

明正嘉閒仁和諸生郎仁寶瑛所著七修類彙五十一卷續彙  
七卷當時均先後刊版行世至國朝印本已少至乾隆四十  
年錢塘周棨取其家先世所藏舊本校勘重刊而三十五卷中  
宋戴遺詩條缺尾對句有本條全缺雁來紅條缺首沈德明詩  
條缺尾常詩忘作者條呂洞賓詩條均全缺呂文互見條缺首  
然乾隆閒刊本今亦不多見光緒庚辰廣州翰墨園某氏又重  
刊周氏之本余乃得購自坊閒一再閱之之冬偶於上海  
書肆吳氏醉六堂忽見明代刊本時伊坊已售於外洋將以三  
兩日交出余急假回館以廣州刊本校對一過凡今本三十五  
卷所缺各條均全悉照鈔出再閱卷七之末明本有世祖像洎  
一條乃元世祖也卷十二三保大監一條明本與今本亦有詳略不

同建文君一條起五六行明本與今本頗有同異卷末今本渡江取閩及封晏公兩條不在此卷卷十三郭國嬪一條末三行明本與今本亦不甚同此條後明本有中國氣數盛一條凡十餘行乃今本所未有也又卷三十二東坡孤鴻詞一條明本在卷三十一九僧詩條後而前五行以下明本與今本字句多有不同卷四十九盜酒令條後明本有雁君臣一條卷五十左道條後明本有一枚娘一條此卷末異寶條後明本有忠靖之異一條猴妖一條而卷五十一末今本鄭啞巴及二徐異識兩條明本均在五十卷之末余均一一照錄條記於今本各卷之內又明刊本凡明代列祖列宗太后皇后宗社朝廷上命上曰有關國制者均提行或空一兩格今亦用硃筆記出數卷惜其時彼坊催索不及逐卷對勘然卽此他日另錄此書札記一卷以

餉同好後有重刊此書照爲校補可稱善本至此書佳處及郎氏之行誼學問已見明人福清陳仕賢錢塘陳善及乾隆閒錢塘周榮等序不復贅雖全編小有差誤余亦以所見標出要於大體無傷也又據續藁陳善序云嘉靖丙寅先生春秋八十蓋郎君生於  
未知其年所終試更詳之又周榮序稱郎氏所著有萃忠錄及青史衮鉞二書今已闕焉不彰蓋其書亡久矣

### 跋客坐贅語

金陵顧文莊公起元學問賅博諸曹掌故無不通曉有盛名於明萬厯閒壬申秋余在江甯府學教授趙君季梅處得見鈔本客坐贅語兩冊旋客蘇州購得舊槧本乃細閱之愛其於金陵掌故討論最悉而前賢遺文軼事及百數十年風俗推移之狀

亦多藉此著之間有失於鈔纂有傷著書之體而故事明習終有根柢非游談孟浪者可擬也又謝公之墩昔人以荆公所述以石城及半山相距數里爲疑文莊以爲金陵自有兩謝公墩其在冶城之朝天宮者自是太傅所居其在城東之半山寺側者乃謝玄所宅昔人遂竝稱之荆公或誤以謝玄所宅疑爲太傅所居云云此說似得當日情事埒記於此以釋稽疑

### 跋嵩談錄

歲在壬戌穆客大梁購睢州湯文正公湯子遺書十卷洛學編五卷擬明史稿四十卷疏稿年譜志學會約家書各一卷公生平所著并事蹟具於此矣又埒刻有乾坤兩卦解困學錄嵩談錄各一卷不見年譜傳狀著錄旋得鄢陵蘇先生菊村寄所著記過齋文稿省身錄力辨嵩談錄困學錄二種非公所著以爲

與遺書語不類而所謂嵩談者必與友人聚講於太室少室所作錄中有云鄉試之變據公年譜傳誌實無其事而嵩陽公未嘗一履其地案上蔡張起庵沐字仲誠有溯流史學鈔二十卷予目有嵩談錄三卷詳書中語多合而張起庵行略云中式順天鄉試以他人科場弊發提取覆試與錄中語又合則嵩談錄爲起庵之書而困學錄多先儒之言必公平日雜錄置之篋笥也穆又反覆審諦公生平不輕著述其答陸稼書書云某年已衰暮學不加進惟願默自體勘或天稍假以年果有所見然後徐出數言以就正海內君子或勸公著書公曰學貴日新今之所見異日未必不以爲非何敢輕言著述邪而公遺稿答張仲誠書有聞先生久寓超化往來嵩少與逸庵印證所學此吾道昌明之會又云安得嵩談錄三卷盡付一讀爲豁開茅塞之助

答耿逸庵書云張仲老嵩談錄便中付岳生錄示爲感是則此書起庵與耿公講學嵩陽時所著其爲起庵之書見於公集中班班可考而公五世孫若壽所云先文正公由嶺北參政請告後與逸庵仲誠諸先生講學嵩陽書院中得之於心筆之於書可謂鑿空臆說不考其實者矣意必起庵所寄公偶錄此二十九則留置篋中者也公之語錄遺書所載已盡於此此二書卽公手錄當時公之子孫亦必見之所以不見著錄刊入遺書中者知非公所自著也若乾坤兩卦解乃公會孫發祥所刊聞有與傳義稍異而發明精審公居林下欲折衷先儒論說自爲一書寄孫徵君書云五經中惟易與春秋最難故先治其難者旋公承徵君洛學編之命在康熙十二年癸丑又五年公應詔舉博學宏詞遂出山欲定之書未曾卒業公子未刊者以公未



成之書也今公會孫發祥於舊篋中檢而刊之以爲足徵公窮經之苦心可謂善繼其志者矣穆又過鄆陵見蘇先生言及公遺書此編蘇先生尙未及見穆因以所見質之又三年穆重檢公全書而以嵩談錄困學錄仍附公全書中以公當日曾手錄也更取蘇先生之說詳加辨論筆於本書之末若乾坤兩卦解確爲公著不得以非公于所刊并未見年譜傳狀著錄而疑之也

### 跋鄭桐庵筆記

新陽趙君持示鄭桐庵筆記一冊凡六十餘條舊爲吳門黃薨圖得其舊鈔於海甯陳仲魚處云遭剗損倩人重鈔以藏者余借留案頭披閱者再其中有記忠烈之蹟及遺文軼事時有可取其他雖涉瑣屑并果報之說皆足以資勸戒因照原鈔錄一

本以藏據薨圖跋有賈人自嚙城歸購得尙有桐庵雜著詩古文詞并紀年紀遇等共四冊今趙君尙有桐庵古文手稿一冊計文四五十篇多塗乙改竄偶閱一二覺有用者鮮遂不耐詳繹姑爲置之其他想多可存今亡之矣桐庵名敷教蘇州人明季舉人 國初時年尙未艾隱居終老人品學問均足自傳也跋潛邱劄記

閻徵君此書非其手自編定不免玉石雜糅精粗互出前輩時有論辨其大者今觀其與戴唐器書有云特假舊唐書參考李浙東不知何名或李翱習之全集出尙可得其人然老矣倦於尋訪矣蓋徵君之意以近世李文公集尙非完書故也文公之集今雖不免闕略而李浙東之名明見於集中故處士侯君墓誌中其云李公遜刺衢州請治信安其觀察浙東又宰於剡三

縣皆有政是李浙東卽李遜也宋人方崧卿韓集舉正第六卷代張籍與李浙東書下明注爲李遜且引舊書本傳遜以元和五年刺浙東九年召還此書作於六七年間云云方氏韓集舉正自朱子作韓文考異後遂不甚行於世徵君當未見此本而舊唐書及李習之侯高墓誌明明載之徵君旣云參考均不應不見何云參考李浙東不知何名邪以此見前輩讀書亦有粗疏不免失之膚曉也

跋梯葉軒筆記四則

亭林先生有云讀書不多而輕言著述必誤後學吾之跋廣韻是已愚則以爲見舊槧書不多而輕議古人如雒潛先生以王勃滕王閣序用南昌故郡爲誤是已蓋子安幼少之年卽無書不讀九歲讀顏氏漢書注卽知駁正數條二十左右作益州夫

子廟堂碑文中閒引用故事一時名宿最爲通博如張燕公及一行僧讀之互相推勘至帝車南指道七曜於中階華蓋西臨高五雲於大甲等句不能盡解作此序時雖在成童之年觀其通篇引用故事無一不壯麗精切且生當貞觀上元之年豈其於當時郡縣沿革尙未了了隨筆誤用以待後人指摘訂正邪然而前人有議其星分翼軫爲誤用矣今雒潛先生又以南昌故郡爲誤用矣議此者亦非胡公一蓋議星分翼軫爲誤用者人前人已有議反者是未嘗讀越絕書及李淳風乙巳占者也議南昌故郡爲誤用者是未嘗見舊唐文苑英華者也然子安原本此文題作秋日登洪府滕王閣餞別序文則作豫章故郡至唐末五代時始有妄人改豫章爲南昌猶賴文苑英華承用唐時善本而當日校此書者見通行本有作南昌故郡者未能攷訂故小注云一作

南昌至宋以後通行選本無有不將此文題刪去前後七字只作滕王閣序首句無有不作南昌故郡者已此誤在後人妄改而於子安無傷也又時維九月歲屬三秋前人有議九月三秋爲複者九月乃九日之譌

又閩唐人王定保所著唐摭言中閒引用子安此序亦作南昌故郡似此誤在唐中葉已如是然細思之唐摭言一書單行孤本屢經後人傳寫刊改自唐以來不絕如綫亦當是宋元以後人校刊此書見當時通行選本載此序者無一不作南昌故郡妄遵刊改而唐人原本定不如是也古人記一事必具首尾若不得其詳不記可也又如此記載乾隆初謝濟世詆毀朱子大學中庸章句一條事跡未了文氣未完大抵未深悉此事原委之故也欲記此事必宜恭載

高宗純皇帝上諭謹加按語數行乃爲合法蓋謝濟世上此疏時大爲

高宗斥駁然姑念其爲讀書人亦未加罪後來謝濟世由御史歷外任道員常以不法屢爲上官參劾

高宗均曲爲原宥然終以此罷職然在當時頗負時譽與諸名流往還夷考其人終不免於庸妄者也

植之先生刊此書首載所爲先友記十一人以雒澐先生終焉末又將所書潛邱劄記後一文增入以況此書之美又嘗著書林揚鱗上卷箸書傷物篇引用此記一條後加按語以補此記未備今刊雒澐先生此記而書林揚鱗所引一條不見此記之中蓋植翁之意以此條旣已載之他書此本爲一人所刊即可刪此存彼然此明爲兩人之書雖爲一人所刊兩存其說可也

豈可舍本人之記移之他書卽可不爲補刊爲此喧賓奪主之事乎後有重刊此書者應取書林揚鱗所載一條附入並載植翁按語以符完書體製

跋東塾讀書記

番禺陳蘭浦先生東塾讀書記十卷平正切實乃生平績學有得之言近人說部之書無以加也其讀朱子之書諸條近代爲漢宋之學者可以知大儒本領非他儒所易企矣朱子作張魏公行狀多爲後人所議陳先生歷引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一及一百三十三論魏公等條以明之蓋後人不能全讀朱子之書卽讀陳先生所記可以無疑朱子非因與張南軒之交而曲爲魏公回護矣惟引朱子爲張敬夫畫像贊有云汲汲乎其幹父之勞贊其子而云幹父尤爲直筆此尙未明朱子作贊本旨

此用幹父乃用古誼易序卦傳蠱者事也虞翻李鼎祚之書皆主幹父之事能承先軌堪任爲解顏氏家訓治家篇亦主此義唐大詔令載寶應二年李光弼實封一子官制亦有爰益苴茅之典並明幹蠱之才之句蓋唐以前諸家所述幹父之文均宗古誼宋以後乃有解幹蠱爲能蓋父之愆如舜禹之事者卽朱子著經多與先儒有所不合至其尋常詩文引用故事必宗古義不肯自我作古觀其注詩青青子衿以爲淫奔之詩及作白鹿洞賦有曰廣青衿之學校則仍用古義可以知之矣朱子與張敬夫爲道義至交敬夫當日與朱子書嘗攻朱子爲學之病敬夫歿後朱子訂其文集凡有書札一一錄存以誌良友切磋之誼其爲像贊所云汲汲乎其幹父之勞者只是贊其能幹父之事能承先軌之意斷不至云幹父爲能蓋父之愆以傷亡友



之心可知也當時爲魏公行狀朱子尙未深知李忠定事實只憑敬夫所爲魏公事實爲之後見光堯實錄乃知其誤而卒不刪此狀亦並不塗改此狀亦存不傷亡友之心之意可知也朱子旣知李忠定之事實不欲更爲李公傳狀後爲李丞相奏議後序何等推尊序中所云讒閒蠱起遭讒以去者而魏公之參劾忠定亦未嘗不包羅在內蓋兩公之是非朱子原知後人所共知之不必待己之顯白大賢之所爲固如是也惜陳先生已逝不及以此義質之

跋廬陽客記

吳郡楊君謙先生循吉以明正德元年應其同年進士廬州太守蜀西充人馬金汝礪之聘請撰郡志客其地凡四月以議不合而歸逾年始發舊稿作是書於家其從子可爲之付梓僅二

十餘葉何義門學士曾稱為提郡志之要其識洵可以著書惟

卷首府親領縣三條有云合肥縣夏水出父城東南原刻南至

此與淮合故名合肥原注出前漢書今案父城以水經注考之

當為城父酈氏據左傳許遷於夷實城父也漢書地理志注中

傳寫誤作父城耳又云舒城縣故舒國舒鳩姓子爵案春秋正

義引釋例土地名羣舒五名舒鳩其一也安得云鳩姓乎若以

舒蓼與六皆為舉陶之後則史記正義作偃姓何楊公獨未之

審也廣韻二十阮假字箋左其他敘述典雅討論亦精不愧為

博學君子是書今世未見有重刊者余所藏猶為明刊初印本

其敘城一節有云歷五代至宋皆州治高宗紹興四年立帥

府禦金人名將張浚劉光世楊沂中劉錡相繼屯守云云張浚

誤作張浚後注中亦然並他處誤字四五當為刊板之謬失於

訾校非楊氏原本如是也

跋盧抱經手校賈閬仙集

余舊假同縣友人方振卿所藏其五世祖息翁先生手評賈閬仙詩乃全唐詩本其圈點評論足以開人神智因照錄一本存諸家塾十數年來常客海上聚書漸多每歲歸省者再不久卽出無暇再閱斯本然外閒亦未見有單行舊刊以備參閱也今年夏五月偶於申江吳興吳申甫書坊得舊鈔本乃盧抱經學士手鈔并據馮定遠何義門兩家批校本錄成盧公亦時有按語計十卷詩凡三百八十一首又據文苑英華增補五首據吳郡志增補遺於十卷之末閬仙之作備於此矣考四庫著錄乃據浙江汪啟淑家藏本但言舊本亦未詳何時所聚惟記此本共存三百七十八首較晁氏讀書志僅少一首又疑唐宮統

鐵所載送無可上人詩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二句之下自  
注一絕云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臥故山秋  
爲晁氏并此爲三百七十九首之證今盧鈔校本無此詩注而  
卷七有落第東歸逢僧伯陽何義門云此篇亦見項集卷九渡  
桑乾何云此詩見元和御覽集中作劉早慙士選進當元和之  
初賈范陽人亦不應作更渡桑乾卻望并州是故鄉之語卷十  
哭孟東野何云此篇見王仲初集中其風調是王也又補遺卻  
赴南巴別蘇臺知己盧氏記云此首見吳郡志然劉隨州集有  
之大抵此四詩皆在疑似之間又何氏云浪仙身沒遠外又無  
子嗣莫能收拾其遺文雖孤絕之句流傳人口然散逸多矣蜀  
本出於後人掇拾反雜以他人之作如才調集中所載早行老  
將諸篇足爲出格顧在所遺他可知矣寄遠一篇亦才調集所

載者勝荆公百家詩選則就蜀本錄之又云歐陽文忠公稱其  
縣古槐根出官清馬骨高一聯此編不載蓋賈詩亦不免有缺  
佚盧氏云余於賈詩素不嗜特以其近古貴之又云得何義門  
評校始悟其用意之深幾於無一句閒設今亦不能詳錄其尤  
至到者今距盧公所校又閱八九年雖將馮何二公所據各  
舊藁彙錄又惜其於何氏之評尙未詳錄不知何校原本尙在  
人間余他日更得詳否今細閱一過又校當時閱方本所得者  
不同他時當取方氏評本采錄合彙以傳之癸未立秋後一日  
書

### 再跋皇甫持正集

余爲馮氏校刊皇甫持正集旣詳攷各本同異及勘訂大略復  
閱唐闕史載皇甫郎中爲裴晉公作福先佛寺碑文一事并云

常數其字得三千二百五十有四後來宋子京纂修新唐書爲皇甫湜傳及晁氏讀書志陳氏書錄解題大抵皆祖襲唐闕史之語今案其情事之可疑者約有數端聊爲疏通辨證於此夫古人文字之詳略原不可以篇幅之長短爲限題有可以發揮卽千萬言不爲多否則寥寥數言不爲少莫不因題揮思裁之義法卽以皇甫氏本集觀之惟對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策詞氣切直暢所欲言實得三四千字其次爲韓文公神道碑亦多有發揮稱述者然不過一千六百餘字其他答劉敦質書得一千三十字答李生第二書及諭業之文不及千字其餘諸篇或百字及三四百字無不謹嚴有法詳簡合宜如云福先佛時碑至有三千二百五十四字東坡雖有學韓不至爲皇甫湜之評然亦何至煩冗無法若此可疑者一唐闕史又云碑在寺西北

廊玉石幢院洛中人家又往往有本在果如所云寺既有碑洛  
中人家又往往有本高產休爲五代時人確有所見如此何以  
至宋初卽佚絕無石本及寫本傳世歐趙諸公相去不過數十  
年搜索歷代金石之文如許之多此碑反失之洛中不得著錄  
耶夫古人之文原有散佚卽白樂天亦嘗稱皇甫湜涉江文今  
亦不見集中皇甫氏之文原不可謂無佚者不知他文傳錄無  
多可云易佚至此碑乃鴻篇鉅製皇甫氏有草本有潔本寺中  
有刻石本洛中人家又往往有本雖五代兵燹文獻凋殘若此  
碑文當日果實有之亦斷不至各本皆失可疑者二又所云福  
先寺將就裴晉公將致書於祕監白樂天請爲刻珉之詞正卽  
在座發怒曰近舍某而遠徵白樂天方白之作自謂瑤琴寶瑟  
而比之桑間濮上之音夫樂天於持正生平恩誼頗厚且持正

登元和初進士樂天時爲翰林考覈官持正實出其門今裴晉公先欲請文於樂天而持正敢於發怒自薦抑人揚已雖其生平恃才傲物恐在晉公之前亦不至肆無忌憚如此可疑者三又云正郎乘醉揮毫黃絹立就潔本以獻及晉公以寶車名馬繪彩器玩約千餘緡置書命小將就第酬之正郎省札大忿擲書於地叱以相待之薄又以爲曾與顧況爲集序未嘗造次許人今者請製此碑蓋受恩深厚爾其辭約三千餘字每字三四緡更減五分不得公立遣依數酬之自居守府至正郎里第輦負相屬洛人聚觀比之雍絳泛舟之役云云夫晉公本欲求樂天之文而怒其舍已及晉公酬以千餘緡又以爲曾與顧況爲集序未嘗造次許人必滿其欲慤而後已恐持正亦不至貪得無厭若此晉公雖云優容愛才恐亦不至遂非長傲如彼又顧



況集序不過三百餘字未知當日非熊所酬若何而云今者請  
製此碑蓋因受恩深厚旣云受恩深厚則講恩誼卽不應索酬  
今旣索酬如是之多又何云受恩深厚受恩深厚尙索酬若是  
假如受恩稍薄及未嘗受恩者請製一文又將受酬何若耶可  
疑者四且晉公爲東都留守在大和八九年閒而云卑辭厚禮  
辟爲留守府從事亦正宜在此一二年也考白氏長慶集有哭  
皇甫七郎中湜詩云多才非福祿薄命是聰明不得人閒壽還  
留身後名白公此詩雖未詳作於何時以其集前後諸詩推之  
當作於大和三四年之閒玩其詞句持正之歿年蓋不滿五十  
而持正顧況集序有云去年從丞相涼公襄陽有曰顧非熊生  
者在門訊之卽君之子也出公之詩集二十卷泣請余發之涼  
公適移莅宣武軍余歸洛陽諾而未副按舊書敬宗紀李逢吉

爲宣武軍節度使在大和二年十月癸酉序又云今又稔矣生  
來速文乃題其集之首爲序則此文實作於大和三年又云滉  
以童子見君揚州孝感寺旣接歡然以我爲揚雄孟軻顧恨不  
及見三十年於茲矣則持正見顧公時年不過十五六距大和  
三年作序時年不過四十五六此後不踰年卽歿乃合此序及  
白公哭詩情事而裴晉公大和八九年爲東都留守時持正必  
不及見更無由爲碑文之事也而韋處厚有薦滉於宰相書云  
前進士皇甫滉年三十二按處厚本與持正同登元和初進士  
此薦書當在元和五六年以後乃合本集爲顧況集序之年及  
序云滉以童子見君揚州孝感寺之語昔人有以韋之薦書在  
元和三年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科者情事似確然年三十  
二或爲傳寫倒誤若元和三年持正年實三十二是其生在大

歷十二年丁巳下至大和三年己酉作顧況集序時年已五十  
有三又下至大和八九年甲寅乙卯裴晉公爲東都留守之時  
卽云碑文作於此時並其歿亦在此二三年時計其年已在六  
十上下而樂天薄命是聰明不得人閒壽之語胡爲乎來哉是  
持正無由作福先寺碑之事又不第前此數端可疑也種種罅  
漏宋晁諸公驟不致疑各爲記載不其疏乎余反復讀皇甫氏  
集迹其生平大抵爲剛正不阿之士恃才傲物則有之而貪鄙  
之事決無也茲因校槧此集搜葺遺文并參考諸書一獻所疑  
以質諸知人論世之君子

跋桂苑筆耕

右桂苑筆耕集二十卷乃新羅國人崔致遠於唐廣明中和之  
閒高駢開府淮南時辟爲都統巡官公私應酬之作也後歸彼

國狀進於朝據其進狀從職淮南蒙高侍中專委筆硯軍書輻至竭力抵當四年用心萬有餘首洵之汰之十無一二云云今觀其表狀奏狀堂狀別紙檄書書委曲舉牒齋詞祭文書記疏啟狀雜書等篇凡十七八體共三百餘首附詩六十首文雖不出駢儷之體核其年皆在三十以前所爲已能上擬四傑下儔騎省實爲一代美才同時中華作者亦未能或之先也其卷二有代高駢謝加侍中表及謝賜宣慰兼加侍中實封表玩其詞旨尤足以證史稱中和二年正月王鐸代高駢爲諸道行營都統五月加高駢侍中罷鹽鐵轉運使駢旣失兵柄復解利權攘袂大訴上表自訴言辭不遜上命鄭畋草詔切責之非事實其卷十二委曲二十首卷十三十四舉牒五十首敘述諸人事迹其人姓名今多不傳亦足以補今江浙楚豫各處志書人物職

宮之所不及其卷十六西州羅城圖記及補安南錄異圖記敘述典雅文亦壯麗精切亦足以備一代掌故又據徐有渠序其居幕數載知高駢之不足有爲呂用之諸葛殷等之誕妄必敗超然引去去三年而淮南亂作則又有似乎知幾明哲之君子云云似得當時情事然崔公以中和四年冬十月告歸本國其時黃巢久平淮南幕府無甚要事細案卷二十之謝許歸覲表有久別庭闈許令歸覲雖尋海島以榮歸古今無比且望煙波而感泣去住難安伏緣某自年十二離家今已二九載矣百生天幸獲託德門以及且緣辭鄉歲久泛海程遙住傷烏鳥之情去懷犬馬之戀云云玩其詞意實以幼年卽離家西泛今已十有八年專爲省覲東歸再玩其謝行裝錢狀以及謝再送月料錢狀謝賜弟栖遠錢狀并上太尉別紙五首想見高駢餽贈稠

疊情致纏綿兩人交誼有同膠漆至高駢後來之事崔公未必  
逆知是崔公之去實不在此此等事存而不論可也惟崔公歸  
國後與此集同進尙有私試今體賦五首一卷五言七言今體  
詩共一百首一卷雜詩賦共三十首一卷中山覆簣集一部五  
卷共成二十八卷今只此本二十卷爲豐山洪璫周先世舊藏  
達城徐有渠於癸巳甲午之間按察湖南時捐俸用聚珍字擺  
印數十百本用廣其傳字畫工整部帙寬大紙墨尤佳頗足娛  
目洪徐二公皆高麗貴族序末結銜題甲午當爲道光十四年  
而此書簇簇生新又似近時印本容俟晤彼國人詳之又崔公  
年十二奉其父命從商舶入中原十八舉進士第久之調溧水  
縣尉任滿而罷黃巢之亂高駢開府淮南辟爲都統巡官又奏  
除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後四年充國信使東歸又事彼國憲

康王定康王爲翰林學士兵部侍郎出爲武城太守真聖時挈家入江陽郡伽倻山以終未詳其享年凡幾徐氏序云東歸後著作散逸無傳唯有梵宮祠墓之閒披林數剔苔蘚尙可得十數篇彙附原集有志未遑云云然唐藝文志有桂苑筆耕二十卷文集三十卷意崔公東歸後著作統名文集合在中華時詩賦等篇其編爲文集三十卷與桂苑筆耕二十卷同槩版行世唐末五代及北宋時中華必皆有傳本故唐志得以著錄計文集三十卷當亡於南宋以後故洪徐二公雖留心文獻皆不得而見焉光緒十年歲在甲申夏五月桐城蕭穆由上海附海船到津門復訪新化游公於永定河道署中公子合甫出朝鮮司直官卞元圭所贈此集見示玩讀數日并錄二十餘首又將有京師之行恩恩將原書繳還因拉雜書其大略如此以待南歸

之後更論定之閏月重午後一日書於固安永定河道署中

跋徐騎省集

徐鼎臣騎省集三十卷數年前曾在上海城北書肆見有舊鈔宋明州本以書賈索價稍昂一時未及收存逾月已爲他人所購有至今不能去諸懷今有吳興書賈以古書數種見示中有徐公文集五冊舊鈔本末有迂齋金侃跋知其原本乃虞山錢宗伯於崇禎間從史館印摹南宋大字本今縮小字照錄之凡宋本避諱缺筆之字悉仍其舊又云原鈔非出通人故舛譌甚多惜無善本校對錄竟爲之悵然金君不知何許人書法瘦健不苟其書每葉十八行行二十一字首載淳化四年七月祕書郎陳彭年所撰序次載天禧元年十一月日三司戶部判官朝散大夫行尚書都官員外郎上護軍臣胡克順所上進書表及真



宗批答敕又次載行狀不知何人所撰又次載金紫光祿大夫  
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隴西郡開  
國公李昉所撰墓誌銘及淳化三年十月十八日銀青光祿大  
夫行尙書吏部侍郎兼祕書監上柱國李至朝奉大夫左諫議  
大夫充史館修撰判館事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楊徽之張洎等  
祭文并李至輓歌詞五首五君詠之一一首又次載大中祥符  
九年八月太常丞集賢校理晏殊所撰後序終以紹興十九年  
十一月十日右朝議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知明州軍州事提舉  
學事賜紫金魚袋徐琛所撰明州重葺徐騎省文集跋蓋徐公  
文集初刻於北宋天禧間胡克順再刻於南宋紹興間徐琛此  
本出錢宗伯家影寫南宋大字本不知何人何時所葺今無序  
跋可考又在明州徐氏刊本之後也徐公文集爲其婿吳淑所

編前二十卷仕南唐時作後十卷歸宋後作舊傳本卷帙無異  
惟明州本每葉二十行行十九字首載胡克順進書表及眞宗  
答敕次載陳彭年序末載晏殊後序及徐琛跋又增錄一卷則  
載行狀及李昉所撰墓誌銘并李至等所作輓詞祭文也曾記  
舊鈔宋明州本無甚殘缺而此本卷四第十三葉奉使九華山  
中途過青陽薛郎中七言律待脫末二句又此詩後至第十四  
葉前半脫去十九行約詩四五首卷十武烈帝廟碑銘告禎符  
於句下脫三百八十字筠州清江縣重修三清觀記後半其守  
固者其事舉道句下脫去五十餘字卷十二唐故道門威儀玄  
博大師貞素先生王君之碑後半四行每行閒各脫八字卷二  
十五大宋重修蛾眉山普賢寺碑銘序中必躬必親示庶民之  
下脫去八字及各卷中字句時有脫譌他日當於相知中覓有

藏影寫明州本及他本參校成一善本以傳焉

再跋徐騎省集

徐公之文最著爲大宋左千牛衛上將軍追封吳王隴西公墓誌銘立言有體爲太宗所稱歎不已後來呂公祖謙編宋文鑑持錄之今統觀詩文全集大抵多出之敏捷不甚經意故其格調不能高出古人然其才高學博自是一代之傑而元明以來未見乘本亦可怪也又徐公之學最有功於菽林者莫若所校許氏說文又有稽神錄二十卷今亦傳於世而行狀所載尙有質論十四篇極刑政之要盡君臣之際並傳於世

李昉墓志云擬徐幹中論

作質論數十篇

今竟未見不知字內尙有存者否公之居官立身恤孤

念舊多有可法其仕江南李氏時嘗奉命察訪楚州常州屯田事可興可廢一以便宜從事爲羣黨所構長流舒州行狀稱其

唯游覽勝境披玩典籍尤攻吟詠情性未嘗以得喪薑芥於方寸譔周將軍廟碑銘文宣王廟碑序喬公亭記九疊松讚皆足志之文刻於貞石皆於吾鄉文獻有關後來桐人爲之立廟春秋致祭度其在吾鄉三年必有施設其德澤感人者深不僅以流連山水遊目典墳提倡風雅而已不然公以流人居此三年土人何至廟祀邪惜年代已遠文獻無徵瀏覽斯編不禁感慨係之矣

跋徐騎省集金迂齋手鈔本

徐騎省集三十卷近世未見刊本此鈔本五冊乃國初吳門金迂齋手筆據其自記係虞山錢宗伯於崇禎閒從史館印摹南宋本字頗大予縮以小字鈔本存之集中稱今上御名者高宗名構也太祖諱匡胤太祖之父仁祖諱昀弘真宗諱恒仁宗

諱禎英宗諱曙故其字皆缺一筆太宗諱昇神宗諱頊欽宗諱  
昀如敬鐘寶貞徵昂署字諸字亦闕一筆者蓋諱嫌也今悉仍  
之但原鈔非出通人故舛譌甚多惜無善本校對錄竟爲之悵  
然迂齋金侃識金公予向未知其人後訪之湖州友人淩君子  
與言之頗詳云金侃字亦陶諸生蘇州吳縣人明季高士俊明  
字孝章號耿庵又號不庵道人本姓朱名衮字九章實前明宗  
室初爲諸生入復社才名藉甚後謝去杜門傭書自給平生好  
錄異書無閒寒暑子侃繼之故插架多手鈔本耿庵善書及詩  
著春草閒房集畫梅尤擅長秀骨天成自爲一格侃亦深得父  
法嘗見丁雨生中丞持靜齋藏書目有金侃手鈔元人詩十九  
種皆其六十歲後所書每種卷首有金侃仲子迂老等印卷末  
皆有鈔書年月有一種鈔二三歲始竣者中丞謂其人品翰墨

俱足珍寶良非虛語又據文獻徵存錄歸莊傳知侃爲元恭女  
夫元恭歿其詩古文遺稿侃爲付梓云云今此徐騎省集爲侃  
手迹是罕購之本矣此本前此爲蔣維基所藏子與云維基字  
厚軒吾湖之南湖鎮人家多藏書兵燹遂散佚念余三十年前  
卽思得徐集善本付梓久不可得偶與黟縣老友李君宗燦言  
及之前年秋李君於揚州假得南陵徐氏所購舊鈔本因刊於  
金陵書局去年秋閒完工余以他務及沈疴未除未及閱也今  
年春二月初旬乃取刊本粗閱之乃知脫譌之字極多因得金  
氏鈔本對校一過補正新刊本脫譌得千餘條尙待博訪精本  
乃成完書然金公固云原鈔非出通人故舛譌甚多惜無善本  
校對錄竟爲之悵然當金公之時善本已不可得今二百餘年  
又加兵燹之後欲得善本尤難姑記以俟之壬辰夏五月

跋朱竹垞先生所藏徐常侍集

此本雖爲朱竹垞先生家藏然鈔手不一俗筆脫譌之字極多惟前六卷爲竹垞以硃筆標閱譌字隨手校改卷二十一至二十三一冊爲竹垞手書差爲完善其餘各卷竹垞未及覆閱是非互見先是庚寅秋黟縣老友李爰得假南陵徐氏所得徐騎省集舊鈔本見示余力勸其付梓乃浼長洲朱孝廉孔彰校刊於金陵朱君知其原鈔多有脫譌別無他本參校曾以意改訂數十處爲札記以誌之去年秋乃得完工李君遂印數十部以送同好而刻工李氏亦印百餘部出售於應秋閣者余以病後未及披閱今年春在館無事乃取此刊本細閱之知其脫譌甚多旋購得一舊鈔本末有迂齋金侃跋知其假得虞山錢牧齋宗伯影南朱舊刊本錄之校閱至再遠勝李氏所據之舊鈔本

校改刊本脫譌十之七八旋晤江陰繆筱珊太史荃孫藏有新得朱竹垞先生手校本因假得之與孫問清太史取李氏刊本各照朱本校閱知朱本脫譌之處亦不可枚舉其精善之處亦頗有金本及李氏刊本所不及者復校改李本脫譌十之二三尚有脫譌十數處三本皆同無從校改三本皆出南宋初刊本蓋宋本已脫譌如是不知字內藏書家更有他精本否也余既取兩本精善之處改訂李氏刊本之脫誤重印流傳庶足重於藝林矣朱氏此本先歸海鹽馬氏漢唐齋又歸於歸安陸存齋觀察心源今歸之於繆筱珊記其源流如此末有東里盧文昭跋乃後來藏書家從抱經堂文集中照錄於此非朱氏所應有也抱經先生所校本今不可見據其跋云從鮑氏借得此集乃虞山馮已倉舒手校本又爲正其所未盡者錄成復請江陰趙



敬夫曦明覆審又得十數條其本脫者尙無從補正之然此已可信爲善本云云益徵盧氏傳本所脫卽此三本之所脫今若得盧氏所校互勘之乃爲無憾焉光緒十八年壬辰夏四月十八日書

跋歸安陸氏所藏徐公文集舊鈔本

余校黟縣李氏所刊徐騎省集三十卷先後得舊鈔本七八部雖各有脫譌均不下二三千條而篇目次第無二致也最後假得歸安陸存齋觀察心源所藏徐公文集舊鈔本其脫譌亦復不少其卷第二十四序贊銘論共二十篇各本皆同惟陸氏本此卷爲撫州永安禪院記潤州甘露寺新建舍利塔記重建密子賤碑陰記邠州定平縣傳鑑禪院記廬山九天使者廟張靈官記和送鄧王二十六弟牧宣城詩序龍山泉銘共七篇其前

撫州永安禪院記以下四篇爲諸舊鈔本卷二十八後半卷之  
文其廬山九天使者廟張靈官記以下三篇此陸氏本只有目  
無文其龍山泉銘諸本亦在卷二十四中其廬山九天使者廟  
張靈官記及和送鄧王二十六弟牧宣城詩序此本雖有目無  
文而 欽定全唐文本有之而諸家鈔本均未有也其卷第二  
十五諸本卷首有大宗李公德政碑文此陸氏本無之以下碑  
銘四篇亦與諸本次序不同其二十八卷記十首諸本皆同此  
陸氏本惟有前記六篇其後半撫州永安禪院記以下四篇在  
卷二十四之前考諸家舊鈔本有名徐騎省集有名徐常侍集  
此陸氏本又名徐公文集而中間慎構等字皆不直書均小注  
太上御名今上御名其同出紹興十九年明州重刊本則一也  
何以諸舊鈔本篇目皆同此本卷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八凡三

卷何以與諸本參差不一多寡不同如是邪又第十卷武烈帝廟碑銘中缺三百七十六字筠州清江縣重修三清觀記末缺五十七字卷十二唐故道門威儀玄博大師貞素先生王君碑文中缺四十二字各鈔本皆同此陸氏本特全有之字句且無一差譌與 欽定全唐文本相合其高出諸家鈔本之上者在此是又可寶也甲午春二月初八日雨窗補記

呂東萊先生遺集跋

呂東萊先生遺集二十卷平正篤實不爲驚世駭俗之論經說尤深邃暢達幾可肩隨洛閩諸大儒不若同時陳同甫輩往往好爲放言高論或陷於空虛無用之習使天假之年卽子朱子亦未能遠過也往讀朱子呂伯恭像贊令人想象其氣象學術今讀其遺集益信東萊者乃其曾祖舜徒先生封爲東萊郡侯

子本中及曾孫祖謙世皆稱曰東萊先生後有重刊是集者宜加區別易之曰呂忠亮公遺集乃得其真不宜仍襲東萊之號以相混淆也

跋孫淵如家藏明人寫本張乖崖集

往年得靜涵所藏吳門張位青芝所寫宋本乖崖先生文集二冊倩懷甯潘兆麟翰坡照錄一本藏之上海廣方言館書樓去年爲上海縣令獨山莫君祥芝善徵刻於機器局今年七月竣工而趙君復出陽湖孫淵如觀察家藏明人影寫宋本見示格式較張本不同脫譌較張本尤夥然亦有數十處勝於張本者因取其要者校改以從孫本更以新印本復照孫本將其同異全錄不問是非併其俗字亦酌錄若干以存彼本之舊他日有人重刊當取兩本細爲校勘譌者更之義有兩通者併存之庶

幾成一善本矣

附錄孫淵如先生題跋二則

乖崖集十二卷附錄一卷卽陳振孫書錄解題所載本爲宋郭森卿所輯四庫書所收衍聖公府家藏本與此本同此是明人影宋寫本尤可寶也五松居士

乖崖名臣曾諷寇萊公不學無術者然觀其行事如因友人不能制其僕輒斷首還之小吏忤犯不受械卽殺之已非仁政卮史所載更有小兒批父集眾置之死地謂幼已如此長必爲亂更爲不學無術之尤者卒得惡疾以死殆冤報歟或傳之非眞出於謗口但自號乖崖亦違怡性和平之學矣陸衍又記十一月十六日庚午之冬

又跋乖崖先生集

此集 四庫所著錄據衍聖公家藏本未詳爲宋刻爲舊鈔纂  
修諸公以集中無戲贈妓小英詩僅見吳處厚青箱雜記中遂  
謂其詞鄙俚非張公所作余見兩影宋鈔本此詩均載卷三之  
末則宋代所槧卽有此詩實非吳處厚所記之誣蓋公一時筵  
讌偶率意爲之初不計其傳世也而西崑酬唱集載公館中新  
蟬及詠鶴兩七言律詩風調特佳今集中俱未之載則公生平  
吟詠不自收拾散佚尙不知凡幾知此集非公所自定如西崑  
集所錄未能見收如戲贈小英之類未及芟雜也余前爲獨山  
莫氏校刊此集亦仍其舊以存宋本相傳之眞而別記其存佚  
之故於此